光海君日記

百三十六之九

0.405235
no.49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205235
昭和7.2.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起

十二年[illegible]正月[illegible]乙酉

巡按御史李昌運馳召都元帥從事官南宮檄豐傳

尉傳澄驛馬請自朝書處置

己未正月初二日丙戌

李弘胄 病　金壽賢 病　金起宗 ○同傳教三

司五劄始傳至二十日始為連五蓋以□病故也

己未正月初三日丁亥

平安道巡按御史李昌廷馳啓平壤判官李東龍廣

斷濫殺人命及監司朴燁前庶尹鄭世美有私無私

請自朝廷處置○有政以柳潚爲同副承旨柳活大

司諫韓明勗掌令姜燧司藝燧兇詭險陂見棄人

類附托時從猶見坐用其妹爲錦字綏之妾雅

史字絶緣爲大蓮

己未正月初四日戊子

副提學朴鼎吉上劄辭兼帶同知義禁荅曰此時副學陞兼金吾有何不妨近日禁府臺上頗有厭避之人勿纏此等患不察任前例不必拘也勿辭

己未正月初五日己丑

右副承旨李彦燁啓曰即者吏批大吉李學敏私奴永深等從門違法之道路奴孫乙漢私奴蔣如信於刑曹問刑還推付典獄署而書吏來囚德奴㪅及一旦朴大吉等亦令門外摠路將拘留緝察矣今日諸道孫乙漢為先拿囚

己未正月初六日庚寅

備邊司以回啓達三營將卒通共一萬一千五百餘員各給木一疋則一萬五千五百餘疋而兩京防戍中除額寡殘獨老病篤廢疾禁軍砲殺手內人醫妓等家其餘上自士大夫伎生下至輿隸同防民通算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五戶若無各各生一疋則不貲之數至於二百餘疋而士大夫中有職人員差以營關甚益助工似收布則似爲頗多二品以上四疋三四品三疋五六品二疋七品以下一疋定式收捧而本司文郎廳一員及當該漢城府郎廳各一員分于五處眼同收捧五部官員親自領納刑漢城府則亦爲及時收捧以待宣諭御史出付呈之云意下諭宜當傳曰依啓乙有政以張晩爲刑曹判書趙國弼左尹金藎國同知義禁府事鄭岦大司成宋禓慶衛城留守柳活弘文館校理申媢待教沈惇風鏡道監司張晩有文武器數之才前所履歷俱是聲

猶沈情亦以才能著用而皆不能自靖於亂世貽為

容於朝端可勝惜哉國朝之基於凡之事也以無錢但陀

因緣攀援之勢至是益甚趨附錢府安得中至寧列

交通宮禁連結朝士無恥之尤亦多趨附甚者諸

言亂嗅未解蒙浩來述於是出入三司益國帝者之

黨也為人嫵媚便佞且有才局腊章取合不擇彼

此又以承宗妻姪因緣宮掖益專三宮以此最有私

眷宋陽慶王之言時宮闈亦有窺於王法律之不茲國

條毒比兄又甚媚雷膽之妙為門客也用私勸科

與通信錢趙國所薦以姊婿也王少年同寅及亡

從前寶連表馬胃系動為物趨至寧列時宮擯衛

右成風用城同寺之陳琳名字女有功敘及國家

趙往寶奏王飛宦人得以田同寺居支字

令食有餘不于世務要之能國家益進而政者為鉅

己未正月初八日壬辰

備邊司以爲回春氣已舒塞雪將消邊上可虞之端不一而足此時北路夫疾聽官已久其爲可慮吉州永興兩官守令今後廣意之惟從穩城慶興六朔後自內爲政差出一体下送事回允○全羅道監陝和地粟木爲風所顛根本露出至自起立○傳于營造都監曰東宮內人入接處今月內畢役始役後以啓○備邊司以曰渡遼軍兵儀給十足令前收拾勸限催促不多日內前爲下送宜諭官所前領爲差出治裝以待帝舉儀皆以都體使從事官直提學柳思立御史称錄下送諭告若添防之軍因發西邊軍務而東副甚合事宜云平安道以此人善遣而威儀之法無所怡不足之事所當一体宜諭而讓以之有此御史之爲宜諭而令吏曹急急差出送之爲前從回依以柳思立以親耕時出去聽其管耕事親耕日迎以他人擇差○

營建者豈至曰今則從事之際別無大石木輸運之事
陛下用萬分卑似無不足之歎而今承至敎丁寧如是
量宜更定於六房各分爲三運二月內爲始以次一事
行云云之意敎訂臣曰依所啓依事更爲議集以用而今始
續續回啓其間以不及於事機乎今於營建後事如此
畢役無期更爲論啓則云各別察飭亦令二月初十
日無遺入送事○以秋露傳于營建者說曰正節旦屢
上諸官方義男青黃尾鸞造法學習以來云詳問
于義男以告造而貿來爲色乃今且貿來鸞鸞亦速造
擇用都監回啓曰義男所換木綿五同而今此不納
鸞鸞一千五百斤只至來納以前日他諸官及貿之
價較之則其價三倍矣傳曰知道以此鸞鸞書之
鸞造青尾而方今義男貿來之價三倍於他諸官加
資于秋至節之行爲先越京青尾鸞造之法先已
詳知學習以來黃尾霞緞天子之制而王後亦無色

至於另責以英吏於天津官學習製造法自古處其
偏於僭竊之私同異乎天其能免乎○資于備禦司
回西北皆可虞之地而防備鬆懈無形之狀雖方尤甚
本司凡料理措置事不如閑冊可究勘初一之新道司未
以至前凡于防守修攘之策詳察熟議指揮以為
且先期不遠我國軍兵大動之後西邊防備極為
虛疎以何將何兵能遏賊鋒乎慮之詳細講究王魂
一國之力唯事土木天然或張危亡立即而已以外
發為直上求助於唐國之德宗而豈遠哉
欽差援遼總統團練朝鮮兵馬分守寬奠等處地方總兵
官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劉綎移咨略曰天朝討叛屬國敵
愾所以恪虔職報君父也以來風聞稍有不愜或曰以逼處而天
驕也太祖孤負不無觀望之心本府獨信以為否差貴國寒適易
得危急事時加探聽時相報聞我國罔念略曰竟在鄰近之會
貴府寧綫秋毫之緣援我東疆截彼南嶠威風所搞妖祲自息

臣有血氣者莫不上戴聖天子大造下感真將軍偉烈春秋臣醜虜
饑我大邦東土君民情切食肉悉索敝賦發衛右軍咸奮援袂
敢後執殳適會貴府尊擁簡命董督東韓此正敝邦靡粉為
期因報萬一之秋也即審未密不覺心膽俱裂也敝邦之於天朝
義雖君臣情即父子彼逆奴亡孽乃敝邦積遠之仇賊及至于今
伊敢逆天犯順蔑兇稔惡敝邦乘此一點之威覲報三韓之舊孽
有旨君父戴仇敢甘心於斧鉞之域容息於天壤之間乎敝邦自有
此後一國倡義千里經紀縱復身膏草野猶為雄鬼而毅魄甚
師已卜即我有翻何物在兄誅逐因捷欲售交亂之計卒所恃
者貴府明鑑洞燭無遺憤悅之極感戴無涯當職謹依鉴海
庭不辱命臣有所聞着今遣吏徑報元帥處使之便行稟知

己未正月初九日癸巳

傳于備邊司曰都元帥以下並入征勦之後別只巡邊使防守而已將領軍兵必多虛設防備諸事更加料理指授而咸鏡南北兵守禦之策並爲著實規畫畫、指授○平安道巡按御史李昌庭馳啓特遣使從事官權獲多率法外下人濫騎驛馬倩自朝廷變置○備邊司啓曰頃者爲宣傳之行而西路各驛蕩然反不如擬見之時報政院之請以本司移文諭付撥兒者識出於不獲已也機密重事特降標信以備非常事體極重若使各官別立健馬每匹專待宣傳官之行則寧有遲滯之患今後軍務行會之事依政院所啓以擺撥傳送若係緊關機密之事不得已宣傳官齎標信下去以各官守令所騎馬火速起替無令等待淹遲以致如前遲滯之患下諭于京畿黃海平安三道觀察使申飭列邑爲宜傳曰依允

己未正月初十日甲午

傳曰係于軍國緊急之事則即爲入之而不緊雜公事姑留政院○傳于營建都監曰慈慶殿今將以材木從役匠等事出去矣此人之每告退非有勞之意哉除援委慈慶並及東遷從役匠等戒輸運之○大司諫柳潚疏引疾辭遞也○幼學李尚馥上疏大槩請謹備禦先上徽號事

己未正月十一日乙未

平安監司朴燁被劾於巡按御史李昌庭 廷 上疏自明承政院啓曰伏見朴燁自明之疏其無於至蔑之儀甚矣君父之狀不一而足誠可痛也巡按御史乃所特遣之人非尋常使命之比且在中朝亦皆有巡按自布政以下大官一遵其案杜門竢罪之不暇今燁既被御史章劾則其身即殺人罪人也燁之爲人狼戾殘酷前在義州杖斃者如麻及守成川寃死於獄甚至枉刃夫而棄妻挾倡而家絶見棄於人類負犯於公論久矣方伯重寄豈出於偶然臺閣彈章竟歸於含默燁之驕傲益甚燁之毒虐愈熾濫殺人命害及犬猫幸賴御史一啓直破奸狀萬目爭拭衆口稱快渠敢以杖殺不但五人亦無所忌又以已發狀上特未處斷而有所恃至以見陷覽障此御史彈劾字字憤痛言言搆捏請赦殺人之罪亦切行間誇張驕毅之態於君婚悦其不得御史而

輝有斬了之才[illegible]故
又又剝神之在性
殘酷貪婪免罰
惑[illegible]除公構陷
又以柳儆輔女婿
作通宮禍輝[illegible]
有計不已解後屬
等辭發至奢角
首占國珍寶甚
張惶於家何以
邏散或以作從繳
孔極羽錦出衆不
以庭王寵厚不
志甚至閑而惰
以刑推取鄭[illegible]
殺人也[illegible]
可見其於秋毫[illegible]
置人寄不[illegible]中
盟然而免之言
今[illegible]
以百[illegible]
[illegible]

以按之人言可以猶之君上可以同之姚饞睨幻之態靡有紀極此時何時而將無窮之他途他往堅壞了使不之辭賊害作對乎陷害上血肉乎匪等待罪迫塞區區積弱之心矣生於為生暴亥蠹賊也此號強至而不入廠罪亦不可不明奴僕此詩某之日不辭須後肩眛倖直答曰李昌達非只擊撲嫌也亦是元勛請罪之事也況自元勛以下患為請罪使三軍表氣豈但嫌罪手制今內殿從後愈往愈重尚未減歇上下皇皇之時何如須後至此哉且言於太息之君如之何矣乙以柳患之為縱自全繳為大同陳患之柳紀之姓繳爾聯之黨也為人陰毒且多奇機閃閃密戲對淫泥行兇作惡無所不至為大謙至請殺鄭葆其後云肩聯之也啟與李惜積安前見外為言扶救之態以為自免之計

反正之後累許慶尚

監司

廷

己未正月十三日丙申

傳于營建都監曰今年不可不移御慶熙宮大內各處及後庭署守門將人員爲先磨鍊事

○承政院啓曰當此導興通糧營建所需百役俱擧之時爲司以方爲侍藥廳久不開坐形除宜令趁未署經於三四朔或一二朔不得赴任者爲署經事啓辭 傳曰允

○平安道巡按御史李昌庭馳啓永柔縣令李清貴官吏未有甚於此請罷職事變罪以動他人

○大司諫金徵上疏辭職不許

己未正月十三日丁亥

正言任興浚啓曰朴燁自明之疏臣未得見而以政院啓辭中數三款觀之其措語之悖慢益可見矣夫藩鎭驕悍之漸未必不由於此豈不寒心哉臣職忝言地不能擧劾使言責歸政院不職之失著矣請命遞斥臣職曰勿辭退待物論○司諫鄭道應曰朴燁之初援西伯也厥鼓節上還悖無度殺人爲事閭閻爲西路譸愁天當此軍興之日方面重寄不可委於狂手壞了國事者其心之議也而近來所爲守令誣劾例以編管蔑族爲殺貪虐酷吏亦偽抑物無所懲懼切諫濟汗徹至推恩之偽杜塞爲劾哉以天聽愈見一頃日識者是豈諫臣之志哉章合斷史馳啓言出於方寸中見而政院仍此墨閣彈章亮歸合默爲言責臣備位言地討逆大儀上辭發祀至於咽喉之獄閉口退伏如燁等事噤閉無語只護萊饑之罪失言責先出政院豈如臣不職之甚也緣

臣竊考事被政院之誤行自損屢陳之情由決難冒居
請行臣職答曰待某廳未罷前陛無煩勿辭可矣勿辭
退待勅旨○傳曰今諸西宮事咽啓事勿出解報○傳于
政院曰內殿證候甚重尚未減歇此時勢難承勅退
勅又退陛趣來矣以二十日後退一行○欽差經略遼東等處
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鎬以我國助戰
馬七百匹解送價銀回咨略曰討逆天下之大義勤王藩國之至誠
當初我國措送弓矢馬匹出於敵愾助邊之微誠而猶以該
送之馬薄瘠臃腫駑駘羸劣不堪中用爲歉不意經略寬容並乃
酬直咨送銀兩本國臣民駭然瞿然罔知所由彼金白之商化外
戮心尚有助順之舉況小邦之於天朝義即君臣情素父子者乎
寧甘不恭之罪決無承領之理並將發到銀子照數送還免爲便
蓋

己未正月十四日戊戌

承政院啓曰近來勅大禮重上下之憂則其在事大之誠至矣盡矣臣等固不敢更爲仰達但今內殿玉候欠寧尚未平復此時承勤之難則識如臣等爲念事出權宜勞在得宜而皇勅渣物材舍已經累月揆以事體不但未安與其日子之漸退莫如速行之爲愈仍於前定之日躬行闕門之外則其於對皇著之禮固無欠缺而於邑共頓繳兵之弊亦且少紓矣此不獨臣等之意外至廷議皆然敢冒昧迫切不敢不達答曰近勅勿退仍以前定日躬迎闕門外事當觀勢量處○掌令鄭天豪持平申啓南須羽獻納黃中允正言李元興避曰臣等伏見政院之避乃諸生抄擇之疏而更避其自明之說陳不謂見而以政院處辭觀之則悖戾無廉之狀殘酷殺人之事尾嬌狂然驕傲自若無忌又爲錢銅進之漸旣多見矣政院以臺閣彈章言歸舍默然爲羞臣等職忝言地不

即彈劾陸緣待某未露而含默之失在所難免可愧
無以冒昧請命遞斥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〇黃
海道巡撫御史韓明勗啓曰臣以[illegible]材受崇[illegible]之事剝
[illegible]擇發國家為先務點人參遂洪徽儀之父也特勢貪贓
到處宣言明昌勛亦納貰劾之啓悵之王置而不問〇執
義林健以曰蟬為薦臣而擢擢見命其無於至處至
人甚矣妙但多殺無辜而已彈劾之說反出私嫌比無
妙如臣疲軟忝在言地含默不言之以致不可仍冒請命
一於斥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己未正月十五日己亥

掌令韓鳴勖在外未來啓曰臣伏見政院啓辭有推考之爲言洵遲閣不爲避動爲如臣於前秋間久參三司合啓之後在所難免且臣在黃追之際承召命陛即鼓還之際一之間至近後日以此以彼決難在職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議○弘文館上劄請司諫以下執義以下並命出仕從之

己未六月十六日庚子

傳于營建都監曰慶興宮今將始役如非甚不緊之役則陸續卸役後亦可以爲之矣大內各處之役畢之始從今年內勿退完畢○執義林健司諫鄭道亨令郭天豪持平申栻正言李元興往興後未及之論劾朴燁重被政院之斥合辭再啓請以勿察諸退待物論

之

己未正月十七日辛丑

承政院啓曰朴燁罪狀不必更陳兇虐遠近據之至矣又被廟堂之請縱而臺閣和仍亦且舊蔽其法不少行公明矣今見黃元帥狀啓經略已進鐵嶺師期緊急當向本道許多人機務萬端無人擔當且抄擇依備局啓辭爲先爲差遣因爲政形監司差出一二日內成送以爲西關防備之益答曰此識何時而以一御史之言極論關廟亦向守令須爲敗事之言○傳于吏曹曰近日兩西御史多有妄囂生事之弊錄明勗代李廷年代來謝不必又差遣力此人也李廷政差其代擇差送○傳于政院曰侍藥可來兒內外皇之將錄判呈者遽曰行督有同事日枉爲煩擾今後侍藥不親出何以跳剝呈來一切勿入○掌令韓明勗啓曰鐵甕賤卒擢蒙豚擢屬秦之地不能糾劾於此

特一朴燁也上年秋間逆錫之女被選昭訓之中臣
於庭上言於其時掌令臣鄭詠曰許女被抄之事如
何詠答曰此言是矣猶未了其時大司憲臣南瑾大
司諫臣尹昉皆在武科試所簡通於僚中即其事
也於言不可選入宮中之意臣頗得鄭詠曰臣等
意於將以所聞通于諸院而諸之可也聞益曰又往其時
司諫臣李光業持平臣申械於一處臣又大倡言
說懷怯不已中械謂李光業以戒臣臣言光業退以
奔告于逆錫逆錫於中此說於是論臣於不測之
地至今凶賊科免榜於國之南門向東之於臣〻之危
節臣於賊手甚不殆哉臣之得保今日者於臣者曰
夜臧臣因於死所也第於彼之時自上方在靜攝
之中未得於所一暫陳其然至逆之像此其一也迎來於
蓄不請士從推於國家艱虞之戊生困瘁難之
端不一而足尸賊窺祿未嘗隨事論列含默尚容之

失此其二也至於巡撫海西之日監都事之胥法守令
之貪污宗室之横行難知如隨現隨見而少無饒貸
衆怨叢萃力殺久著保也明矣且昨日就職之後時未
與同僚行禮而旋不得參於一廳先自罷遞家喚仰
兩司多官再遞之事而意遞音有未及遭遞身令始
扶曳以來請招於侍從叅來及之前以失三也爲之言官
尚有一失似難仍冒從此至常一身三失至於此
重澁不顧組去職請命徒一件去職答曰勿辭退待
物議乞弘文館上劄請罷司並命生任從之

己未四月十八日壬寅
吏曹啓曰咸鏡道巡撫御史姜遂因臺諫論劾
從當發落事下教矣當此防緊之時御史一日爲
急以姜遂仍爲差遣乎以他人改差乎請回以他人
擇差而毋以如韓明昌李昌庭之人苟充差遣
俾無偏私之弊傳曰允〇執義林肇健司諫鄭道常合郭
天豪持平南復羽正言任興後啓曰比聞兩司
不能擧劾政院啓辭以後年以舍默之臣等勢難仍冒
之言又已屬諸兩司而今當合默明目動之疑以避來
朝著不靖士類橫潰國家根虞我生囿陣之疑
之端不一而足凡臥宗切祿未當陳事注列合默苟容
之失爲甚此正中今日之病而豈但形揆臺官自
就之意也然臣等居然若當之臣等偃以無狀待
罪之地討逆之行徵躡之請職意淺薄尚未回天以況
之嶽所當窮詰土木之後語方停止而修治度日未

能力爭之。分道御史專以巡按彈章，纔上嚴旨，反下則
誰敢來戕貪官污吏，遍過列邑，隨以詳列，發落無期，
則何所懲畏。名器之混淆，賄賂之公行，莫此特爲甚。
且他弊痼甚，難枚舉，而無一言糾劾，無一事救止，
不職之罪，以萬死猶輕。寧被遠撥之誅，決不可強顏在
職。請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持平
申曄啓曰，上年秋間選揀之女，被選於昭訓，掌令臣
韓明勗與其時掌令臣韓詠言於席上，稱世被抄
之事如何。詠答曰，況言是矣。語未了，其時大司憲臣
南謹、大司諫臣尹泂自武科試所，偕適於同僚，即其
事也。因道此簡通于諸院，則其時司諫臣辛光業
即飛通於賦銜，賦銜使其臆以豪乞於生云之變，以
其說恐不一，實未之以所歎。翌日，臣與韓明勗、辛光
業偶值於一處，明勗又言其不可，光業前故通漏
簡通之語，情狀昭著，故敢此云。面色便異，臣

以易[illegible]以甫[illegible]

一言[illegible]好爲[illegible]

[redacted]隨子[illegible]

以新之意[illegible]

與明日勛洪辯語曰待物議歸一而論之可也先實在

座何安言而取穩也當此之時賊焰氣熖薰灼

人皆側目臣之戒明日勛妄言者蓋以此也而可之篇

適七年三日之前則也臣之戒明日勛者在年三日之後也

終始不啓豈由於和之協之氣昨見明日勛狂逆獄一款

錄其昭訓之事有若緣臣而不為狂逆也然後令明日勛

不預禍亂固執已見則力排衆言誰之可也何其不於

於家而有復言之於今日乎且臣素以無狀久叨匪據於

正言之修佐網紀之極爲目睍時事而言多矣然

言竭忠不得御補倘時或以自上靜接或以討逆

之意保之以禁子來之不皇他事奄經一年守令之

貪殘也何或彈劾紀綱於條當蔑居守令尚且如

此況如朴燁之為方伯也乎既被政院合辭之論又因

同僚尸窃之請臣[illegible]容人借伊何以此以決絶

仍爲請[illegible]蓋刊

君甲庭集舜戰上疏 薦勳 [redacted]

少有辨才 [redacted] 因邑紀王子卿侍

庭集𡗗游神咐陈傳頒有恩着意為人剛克自少從事禮

峯為士較排游以花蕾番洲卿聲格大損且不能潔身持正以

在家受困歪氣悴海獄功臣士站鄉 為 唯點切望是一桂之

[redacted] 近萬之鉅無債不收力出入當道所言無不從甘于配之

己未正月十九日癸卯

大司憲柳慶宗啓曰頃者兩南廉問之來生於畢事停罷之後攬轡之日人皆想望風采貪官汚吏將可勦窮弊臣懷疑慮殊不喜自上達有備忌臺以妥當生事等語爲啓後令御史或有往妥邊中之言固當但容嘉獎以表如流之美又因是言明允氣像而逮下未安之啓至於如此瞻聆收聲一物情沮喪臣從自此處之氣萎薾之後衝閑無職蠢賊之輩肆然爲惡莫無所顧忌也臣待罪之地二年于茲含糊度日理宜自劾而今見兩司多官前後引避之舉尙或不言之罪臣亦有焉不可靦然仍冒請命遞斥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獻納黃中允啓曰伏見臺合韓明勗引避者有尸居窃祿未嘗隨事糾劾等語而兩司多官皆以此引避至亦尸居窃祿也無一言糾劾無一事擧正不職之罪至於爲萬之決難靦然仍冒

請命遞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議。○大司諫金徽又
到院有辭，按理抑治，以緩竟表制，疾病侵尋，上疏
辭職，答曰，如是者之並出一差。○傳曰，抑備等緣免
表制而大司諫金徽不爲供職，則何以殊擬，不遂
諫近侍，以致日日呈辭，俾疏頻留，更曹抑爲挫矣，故
院啓矣。○正言李元興啓曰，伏見而司多官避嫌之
辭，未嘗經事論劾，尸居言地，歸之責臣無可爲，今日
之事，可爭者抑一而臣職當言惟藏言之亦信不但度
藏言無期，職不甚好之事，當言不言，含默度日，咋唱
路只貽人譏，臣之元職無異，多官不可仍冒請命遞
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議

己未正月二十日甲辰

副元帥金景瑞馳啓經略差送驛將原以賊退屯山
一枝兵直向寬奠云故經略今月十二日還寬奠都
督雲根經略以待回下奴賊退云云矣○弘文館上劄
請勿並命出仕從之○備邊司啓曰咸鏡道可
沈惇今務不去故臣等玄同商議以本道軍務則安
道之星夜賚送可力在咸興六鎭之間耳目有不
到達此須強輔而以消滄本道老事金寬殘拙有知
素無風力此時任幕之任勢難責委請金寬改
差以有名望人擇送因吾官內有今營將
通判以下杖八十自斷例也際此軍興之日雖知封作
之時[illegible]不有軍後之事並以軍法從事本道宣令金章
戶承皆通政以上之官以統將守爲例通政以下守
令營將虞候之間令觀察使杖八十自斷須直本
並一人物出來故例置之法第出今軍而國網紀綱弛慢不

事急無人還送若藉如兼察爲辭各別嚴立科條
俾無侵漁之患而至於女子之嫁者生來者刷還尤
極不有此弊始令納米五十石於安邊限十年
免刷則其於得粟應爲第一之助矣且本道守令
陸上鎭堡也自前以文官交差甚多至而
頃因事變具在文官者罔以武弁以數人無長慮
貪墨成風剝割軍民罔有紀極遞代之際敗無形
職此之由頃日金時南以後等之爲六鎭判官時
武弁守令頗有畏戢邊民多蒙其惠云自今以後
北邊守令之有闕也以文官之有武才者間間交差
宜當此外本官事務俾洗悖到經圖上方
略緩設置之意設或不得此時佐幕之官極
擇善遣守令只擇良吏而已文官之有流濫貽弊
前此聞文武守令意則律然而以文官善遣致爲全
辰長驅之事也一果詳設變且卓上之官決杖杖臨

律而輕為次惜則必無妄作之事矣但我國之
事若一聞路例戊澄例而不慎至於与賊對壘之
時一依軍法從事而矣更加察覈司憲府司
諫院啓曰內殿未寧之候一國之人皆以為出於咀
呪而作妖之人無隱罪等逆屢下之情閭盤詰何如國
家多事捕得賊臣訊問之時端緒現出其贓賂綢
繆之事先逆絡免究之状奇珥叢加遏等之指嗾种
已成昭不可掩衍免究節次虞戕畢露第念獄体至
大係于諸逆而為以別置捕盜廳等訊問請
妖賊猶同等移送禁府嚴鞫期於現人斷得移
律宜亦從以內候康寧等事未好之日之從而议
姑待矣第念討逆等事不可久稽公論激有難
洹遏匡等之真末咋闔宜生而為國家害者也雖
宮之九思為恩之極一節目之下置刻為意今至二年
遷延度日結局無期神人之憤為如何哉竊此公

論不能抑說橫流之日若不斷以大義處之衣冠叢一
則將來不測之患一有至而勝言哉矣請亟下部同會府
臺嚴定妻妾之条以究彼點亂之典時大司寇柳應宗
執義林健司諫鄭邑掌令韓明勗郎天壽持平
南源羽申恍獻納黄中允正言李元興往與後
也○又申前比曰駁悖以逆節勝心詳謀危片無
不與同讎之義伏見瑛於孜臧之裕而固位賊拔擢
之後称儒無嫌不即正刑其法不行輿情益憤窃
有罪同而律異者於國置而已幸請亟斧北嶽彰淳
情明永與刑逆逆撓以賊節和為彦臣嘆以於載
惡國之人咸思顯戮君宜施倖子之尚為中失尭
逆之賊若合之後得免邦刑有若無罪也然事係
憤鬱愈久愈激請亟命按律定罪自古人君
有於法常之例則必有於法常之徽於識以賛物歸
美之風耳今生以本朝出其之議而有所不容已也逆賊何

代無之而狠很無忌悖逆謀逆於輦轂之下者豈有如賊
賢之凶且悖哉竊攬之兹迫在朝夕國勢之危如一髮者
非祖宗默佑聖明洞燭安能得元兇而寘於免宇豐功偉
烈巍巍顯赫居顧上嗚鍾鎸鼎萬世常固不替豈無是
心請依該曹公本從速從後局以完讞禮以答輿望已合
召李茂之元鞫廳以申鞫質之旨上以茂壽鍛要於史
興光業似異無聊宣配長安茂陳壽鍛要於史具在
緊出賊口豈止無聊宣配而已哉請亟命從直國法
安置答曰侍下方未完前勿爲更煩也卽知文雖上劄陳
決從公議不從 付府提學非鼎吉 府使掃澄復 府判李

己未正月二十一日乙巳

備邊司啓曰今此西北防備之事比如壬辰倭起之變料理策應之道不但本司諸臣竭其手足而已陸勢羣之言苟有可濟之計則亦莫不竭首誠意而只緣紀綱解弛人心渙散民窮財竭無處着手徒以獻爲未免鑿空架虛逐日涉弄說無補防胡之策稍失至尊宵旰憂勤之意十行絲綸降下臣等不勝惶悶分界海西城守之處甚將某兵分把從援等節目本司與都元帥狀啓並已定奪大槩約束申飭非止一再矣大槩兵少不可預云俟兵而制變此也故曰閫外之事將軍主之而西北防守之策元帥自當隨機應變而第念元帥渡江之後大小軍務策應無人東西協力雖在制宜有大官建節西邊以爲善後固本之計也頃日自上特命擢察副使張晚下去平西之間而啟後以爲体察使不爲出仕之故罷遣竊不爲通矣今則未期將迫之而示

被重案鞫難辨今今日事勢大異於前 如以體察使未
出仕則先送副使爲難則或以他宰一員出別使或副
使發遣改差某使從速發遣以爲兩地兼節制之任允
啓事宜傳曰柳公亮関海推察使兼辨李如榮海府
統制使稱辨擇差從事官軍官今日內速爲發遣而
李如榮則使爲觀勢加發遣事分定○掌令鄭晦兼引避
啓辭○李安此答御史李景稷馳往罔知撐以至錯亂
章移文據理而不自變更而仍在公府內不得已出去矣○
都承旨鄭瓚啓曰無狀小臣職忝長官若徵程
見侮因緣不能檢下磨風日壞尸居首席曾無後復曰
不敢安身只俟嚴譴云云久悵冀鑴推今於內殿至膝
尖寧待罪未蒙允還根皆至請呼逆除此臣臣子罪之
彼之職何者臣之所爲副承旨臣李士慶以右承旨
李偉公縱副檢下之故而及如一是暴偉公以士慶之故
不安於職廢仕有日左承旨臣俞大逵以成服不進今

日閱副承旨柳忠立不勞踰而出矣廳中只有右副承
旨臣李堯輝臣言據舊例而繕之則須日記汝後改題
被旨察於士廣臣以何顏更向院中有所云云乎敢陷
來未有如是之事似而不來云如此之時矣此無他臣見輕
之致請亟命譴件臣職並隸指退之負俾無虛廳
闕之事答曰勿辭更加察職肆指事依啓○刑曹判
書趙鎭世劄乞免答曰目今內外多事寧上下遑遑之加以戚
屬深江事機危甚而近日疏劄呈辭頻趣紛沓如予
素病衰難抵當之於此際何用又費此習亟勿更辭
行察職

己未正月二十二日丙午

引見咸鏡監司沈惇○平安近邊按撫御史李昌庭馳啓曰
以御史又無外職又被洪命元之排抑陵蔑體面甚
矣勢難仍在本道請自朝廷處置○教曰元帥姜弘立
馳啓內楊經略憲牌我國軍兵皇賜銀兩須給事到即
借多措過擊國經略分付來十分了財筆來回咨成矣○
大司憲柳廣宗掌令郭天豪持平申織南頌羽啓
曰臣等昨日伏見備忘記以內變疊發近日尤甚至
如更勅大禮亦爲延引則此何時而承旨請推而同
想爲如是不爲救臣等之言以爲上教如此但往並舉
照然請推而革此咽喉之說亦爲內變未寧而發也況
旅近日尤甚之教大小群情益切憂憫則臣等請討
妖巫在今日尤不容斷斷退縮矣臣等所以棄咽喉之
言亦通於諫院而諫院際日勢已晚至於今日亦未及啓
一臣等於事至臣之失亦而難進至於遞斥仍請

命推一件臣等之罪哉○正言李光與啓曰昨日早朝本
院職上院正言李徵與後簡通于臣兼持憲府簡通曰
昨有備忘而憲府之言如此今日院啓何以為之憲府之
意蓋言筆舉咀呪之請也內有玉堂之應旨言由於
咀呪之事則嚴鞫咀呪之獄在今日尤急合司啓請因法
數而姑達此則不可不筆舉而達於也將此事詳別措
簡通即傳于同僚矣論議轉達此意於臣所事不職
之失信命推一件事哉答大司憲以下正言曰咀呪事自
上嘗察處何待有司請啓而處置乎此尤類請之事而
不有請數遂日煩擾有司物議為非矣臣無一毫所懷限
待華聽而出問不直煽動之語勿辭仍退待○傳曰待罪華
辭出則臣職一毫所希持力則意承前者無所施矣一
切勿為辭入○正言徐與後啓曰昨日憲府以筆舉
咀呪而請之意簡通于臣臣即以此簡通于同僚則或
以為只令此請為當或以筆舉咀呪為可啓者以法以陰以

致日暮未及行之今日畢經筵又開庭曰咀呪罪甚之
說泄於筵之意昨未歸一事為法從則柳有日晚之
並適于憲府並治獄中面議為之如何同僚咸以當
意及見內家實錄益致以治獄未安之意適于同僚
未及通告之時下吏來言有司已去臣亦馳詣臺廳
則有司多官皆以往議不一未即除惡之事到以為
經筵於事是良久之皆而云矣難免請命姊一件而議者
曰勿辛仍退待時內殿未寧至後侍藥廳外人皆
言金貴人咀呪之故三司論以請鞫妖賊福同福同以
巫為名而實則男子也以妖術出入宮禁及士大夫家
金貴人咀呪亦果此人為之時福同被囚於刑曹端
緒微現王氏於貴人則其禍及衰不從○左副承旨
李士慶進與右承旨韓纘男不和能春延

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丁未

承政院啓曰臣等伏見昨日下本院備忘驚心隕越不覺毛髮森豎焉第以臺諫主一時公議爲人君者耳目抗顔敢言者職耳臣等推入臺官直請只懷臣之道苦尹之誠欲行討逆賊而將國母之離誅大逆而伸春秋之義而已及承嚴究之旨遽能縮頸索寞惴惴然若懷肆欲之筆其於古人碎首牽裾視鼎鑊刀鋸如樽俎雖常有較之可爲也耳臣等待罪近密等戢無狀致令聖上發如是之言貽細逾中後之悔實是臣等萬死猶輕豈特無究而止哉不勝惶恐待罪答曰照察誤矣當此侍萬聽未殊上下皇遑之時何如遂曰諺擬無後咽喉事罔敢出乎予沖祖宗朝今事其特宮中亦有但吮之筊而要置皆出於聖斷云此事予當嚴究何待諫啓之言乎依前傳敎姑勿採入○司諫鄭蔭啓曰再作署經爲坐之時屢付

多官以速召咽喉一事適于禁院往返之間自抵日暮
未及詣召臣於此誠豈有異同哉也第臣之私意以為
兩官大諫也速詣格律也咽喉翰閣也均是謝遵
固無輕重不詣則已詣之則似當並承為並詣而
今也單承臣實未曉其意也臣本無狀待罪言地安敢
已見終始不回使多官引避請事竟退臣一於言由事
身不可仍冒請命答一件臣職答曰勿辭仍退待○
有政以尹絅為大司諫金賀聲為承旨韓詠居
執義柳學益獻納林健鍊假持平孫承文
學崔瀅掌令李永式司書李慶善副修撰

己未正月二十四日戊申

弘文館上劄請勿罔兹命先任從之○傳曰本之因軍

國爲事被劄兹寬還收皆至誣陷縱攫以取者

迎數以來自外出迎行

己未正月二十五日己酉

後日三月初六日起程由嘉以仙湖郡〇揚經略嘉興傳

達郭以攻木陸手備從卒未到請江〇又因牧營德義

三月五劉收伏

己未四月二十六日庚戌

傳曰李勛當初不領一軍只以軍功爲第助防之將
入送予以爲未安不見賊面先死於邊上於爲矜惻其
代助防各別擇送而勛之喪柩不輕護送擔擲等物
並擇給事下諭○兵曹啓曰全羅右水使元守力
所造戰船奉承從事官點檢則船制加倍而其精
緻左右房舍各樣什物無不精妙比他戰船則制
度最好已合於御坐云勘查守力文報則本道虞
侯薛應貞自初監董矣月風高識以押束其役
始著後出職之效都房之嘉合有嘉獎以勸他人
惶恐敢啓傳曰元守力薛應貞並加資此船十分
善爲看護以備不時之用時王以邊虞孔棘命下
三道水使及沿邊大邑造一舟艦御坐之船裁以
戰舟之制房屋係後樓樓板其巧麗號爲龜船
亞務入江華之計營以諳邑務爲後大一船之

費幾至盈千疋木皆責於民〻力大困守身窮非
之父恃勢貪暴到處剝削到骨而升米斤價
望福婿存此於乙亥冬至次歲正月初七日以賊勢
兵圍金台寨經略出兵往救賊兵退去經
畧還奉東事

己未正月二十七日辛亥

傳曰副元帥金景瑞處內廐馬中戰馬可合者一匹賜給

[illegible]

己未正月二十八日壬子

有政。申𨉖爲奉教，韓正國說書，權𢓎待教，兼說書南

隆左尹，趙國弼右尹，鄭弘益掌令，鄭益尹奉敬

兼弼善，柳治東掌正郎，鄭良弼說書，柳懿兼

說書

己未二月初一日乙卯

三司啓劄因傳教姑停○都元帥姜弘立馳啓劄都督送經略令劄發令牌于喬遊擊以羽書飛傳臣等使之督發炮手五千名都督既有總制之絶有此調發之令我國事勢有難一刻遲回臣傳令于三營先抄右營炮手二千名左營炮手一千五百名中營炮手一千五百名凖五千之數令將入送使副元帥金景瑞領率渡江內地留駐軍兵使之鱗次移入江邊巡邊使禹致績亦令移住義州而軍餉則分戶曹所運幾至一萬二千石江水將解舟楫不具粮運甚難請自朝廷速爲指揮

己未二月初二日丙辰

傳曰頃日臺諫啓辭中有羨落無期之語此指何事乎守令論啓中黃德謙令本道詳覈以啓鄭好學已爲罷職只推考此外上年論啓中無羨落守令一一詳察書啓○備邊司啓曰劉都督出來之説其來已久洪命元既已奉命下去則所當進往邊地以待而退在博川未及迎接殊無翻然急遽之意極爲未便今則都督必無再來之理洪命元姑令上來宜當敢啓傳曰洪命元極爲緩慢者別推考且都督前頭不爲更來與否何以預知命元着令催往江邊以待而喬遊擊接伴官亦量差下去以待當此人心不測之日唐將接伴官差備譯官不可不精選以待而本司但計區區小嫌竟復接待主人之禮未免闕缺今可盡著察之○下諭于都元帥姜弘立曰我國軍兵陸不見一虜而還伊賊必知我軍已入且慮此後需糧糜粟之路永絶而撫我之禍必深矣金白被圍之患一邦當習處而

杜松馳入之援我則雖望三甲六鎮之危不啻兩道一防備之處
倍前尤急而師旋隨之後人困馬疲皆有解弛之弊水兵設
鎮尤極孤危添兵運餉等事毋徒專力於水下而一体措置
卿其各別申飭待變致令虜騎乘虛交噬之患

己未二月初三日丁巳

政院啓曰耕蚕之禮在昔並系內殿王后躬當至此三月之
內決至の躬行況今節早農業已迫差然妾躬亦難來勤
且念後尚三歲才幼麼緣事故或此乃停行稍浮費國不
敢須每諭八道輒退期限親耕親蚕勢將難行請令該
曹速爲儀変傳曰近日化爲動搖萬事不待自當変罷每
每頃近瀆擾實非舊例也親蚕親耕豈可又退尚有
此月之譏近當太早姑以前近一下日退爲下諭後勿頻瀆以
待上命○下諭于都元帥姜弘立曰當初遣軍下系
專以兩西精銳抄發國東數練將卒相態令難輕易換易
也毋違一從 天將之言而惟以自立於不敗之地爲務經畧
所調砲手陸續不送而呈文回咨之際若曰我國軍兵陸曰
清第[illegible]才砲手絕少今兢其中抽出四百則虜賊之勢甚熾
云則經畧或有不恕也然營還送我國之理矣今無一言虛
持難之色而快許八送一鄉之兵其畧誤日畧如是遇于承

恩准東之便使備悉事情使之周旋於經略衙門俾無分
營口之患

己未二月初四日戊午

傳于營造都監曰材木斫伐後勿爲棄置山中之意

下教非一而若是不爲以看云矣檢察以致累百條虛

簡無爲痛以職事不云敬差官郞廳監役官中摘

發當該官子我以警後人意遣解事郞廳摘奸

可用材木一一運下以用

己未二月初五日 己未

掌令鄭天豪持平南溟羽正言任興後啓曰當此
待罪之日又下陛對之擬旨爲持入之敎臣等退伏私室
慙懼度日蔑寘謹以之責爲任前有一毫未安則
固不可冒居職次不得不更候天聽而已冒死竊念緣
守令薦擧之敎陛出於聖上慎重酌處之擧而緊端
之生民由於此也近來廉恥道喪貪風日熾守令擬
薦價有輕重行私納賂不忌律及其到任之後肥己
爲得計善事爲上策頭會箕斂膏血枯竭夫
不食饑婦不蠶歲切縷戒寒不無餓顛連仳離十室
九空國之所賴於民而民生凋瘵至於此今日之勢豈
不汲汲乎臺諫爲耳目之官柔其已甚而論劾則至亡無
以懲守令薦擧爲敎彼守令於棄其未然之時拘薦官
厥於監不及財於綜得其職其家以爲他日汲官之資
陛又本堂查覈而方伯亦不以實[illegible]畢竟仍當未足爲

議之政衰此式生務安而依臣等遷延之久弊之不能絕
黠頑於列疆之此以叢蕪無期等語曰用昧佐法臣等
之言把指無叢蕪一二守令而言之也只此變置之享延或
東如流之義而使貪官暴吏無所懲也 伏見正政院
備忘以頑固廢棄其辭中有叢蕪無期之語此指何
事乎臣等措語未嘗言此着其而所謂待命之未
之罪咎曰勿辭以退待物議 待罪以權謹上疏不察毋新
趁其自而定代以其後陷之人也 豈何自罪非覓時李如莫迎也
去於容無答 宗啓行等字 解招而來

己未二月初六日庚申

大司諫尹訒司諫鄭道啓曰臣等於初二日伏覩本院備
忘記臣等待罪言地識未格天言不見信至於大小請啓
未蒙允許一下條啓數啓之數只擇無自繩例姑停更不
論列者豈非臣等之罪也不意聖上特降旨以請啓之多
過爲可憚至令備察書啓聖教及此竊歎可怪則孰不
戚澈以待處置之期也同僚於三啓仍請之一事欲爲引
避論通於臣等臣等之意以爲何至於引避以此爭執
矣雖見前司多人官引避之意則誠恐較論之甚切直
正中特命臣等何敢仍冒處置之日旨令旋蒙批退以
失大臣請命維延付臣等之職答曰勿辭仍退待物議○持平
申試啓曰臣竊念最爲無如於臺閣傳之來之補尚無此
根網紀之方也布賢良於州郡使之宣化養民此國邦本
之要也紀綱根則然王尊矣邦本固則宗社安矣臣昨
無狀官以諫爲名而時政得失其不救正官謗之來固

其所也況今土國城堡遭賊從日滋加之以兵旅方張行劇屠盡
了當過殘民付之於尉狼剝膚椎髓公私赤立一啼其甚者問
我彈劾則歸於本道查覈彼守令者未及發落之前盜已
將貪饕裒我民生膏血盡竭諸皇湯大撻于無所庫錄
之亦言必更不見之置刑之而覈又不以寔絕關之根荄神本
之抗陛職此之由也臣目擊時事尉結長歎終不能從君
頃於陞遷之中亦未發落無期之候此無地臣等之所
國事者之議也昨見司僚列坐之議無之以見之實罪
司內昨日晝一睹矣今如東班遞職以先施大決可以警然仍爲請
命遞仟答曰勿辭仍退待物論○執義韓詠章令節組
遞臣曰昨見兩司多官列坐之啓其所守令之貪暴怯武
之調察條其無餘一此可發啓後無地切中今日之弊而所謂發
落無期者如指一二守令而言也則臣等之當初不妥料殊失
多官之本意臣等陛不察其情狀遽爾何敢安然冒
辱清命遞臣等之職答曰勿辭仍退待物論

己未二月初七日辛酉

承文院出草請留回兵咨令生作從之○都元帥姜弘立馳啓曰劉都督差人前在昌城向其中一人乃是嘉山人唐若劉牛自言甲午年爲都督帶去以內家丁長在都督眼前上年閏四月十四日兵部文書到江西使都督起行都督因念李老爺但言在家享富貴不願做官然中征後之報長吁愁歎羽書催文又到諸將咸勸速行不得已登程自門應乘舡直到通州以此催兵器械皆未整頓只待四川兵馬之到且因在陪下人自京城下來投陳銅色厚待之云云都督感悅又有劉吉祥者今免領兵之任俺在江西時偶往浙江有常州人七歲入歸爲王姓家養子中鄉擧再赴北京不中然文章甚好不久高進其人適見俺自謂俺是朝鮮人不幸流落他鄉早晚登第當隨行擄人同差到本國制豎被縊拘倍不再來云云前出之兵願云將自材爲東來時我國人中劉吉

吉龄刘京寿刘翊用劳表〻同事之人而其外事亦多有
出来者云矣所谓刘海乃晋州人也其父尚在此言于龄
背顾见其父龄稽许之海到京后王许下去命本道
上其父列邑传驿以送 王严饬龄无使不得私接许令云
於一处而使译官带偕入坐听其病也本国事也仍
使各居不许同宿海父子恸哭而归 海山居昌人
慎谨之也

己未二月初八日壬戌

備邊司啓曰兼四道檢察使李慶全今將下去前日沈
惇爲此任時以檢察使稱號今者李慶全以一品重臣
兼制四道事體與沈惇下去時自别且法典内凡奉
命使臣一品則稱體察使而今此李慶全宜以體察使兼
四道稱號而别爲敎書踏寶以重其任爲當傳曰
依允○右議政國有師命台席久虛敦諭領相斯速
上來勉出左相相對藥任姑限戒事之意亟停庭闕之
慘不然則先治一官合力省費專力於運粮措思懷
爲亂敎無舊云云入啓○答曰省劄具悉卿以古亟詳
細内間有奴係御切迫而渉帶者提調者留之事亦皆
照管仁慶宮只惟貽已甚變别無加焉一大後慶熙宮
今既與大内若干廊寧事状如已閲知便宜措置後速
宜畢造得待後御之餘事予當留察以處

己未二月初九日癸亥

出洪尊道巡撿使權盼馳啓請罷貪汚守令昆陽郡守李維則樂安郡守魚雲級咸平縣監李瀾唐津縣監李員敏及邊將二三人傳曰此時守令邊將不可輕易罷黜重貽迓迎之弊云繫權盼狀啓付守令邊將並令先爲推考○傳于禮曹曰告廟親祭三月內行之事矣續續政院亦以相便四月二十日後政擇日書啓○有政李士慶爲左副承旨李如璜爲修撰吳翻爲兵曹佐郎

己未二月初十日甲子

吏判趙植上劄辭職答曰此職何等家宰不可輕遞宜

體予意調理出仕○特以李熺爲兆云從人黃陵從公

爲政然務盈又特以嫌以衆建屢登此歲勤甚果

年之至休去熱而開特擢拔擢拔而攝任

己未二月十一日乙丑

兩司合司 大司諫尹訒 執義韓詠 司諫鄭道亨 合

郭天豪 鄭弘遠 持平申悅 南滇羽 正言李元興 任

興後啓曰 臣等當侍藥之日 固知瀆擾之爲未安 而今

此內候之靡寧 國人皆以爲憂 在咀呪孰不欲斯得凡人

寢皮食肉 不俱生於一天之下 而自上以自當處置爲教

則是聖上亦已洞燭 而天討不施 王章久廢 使兇媼偃息

於西宮 載之間 輿情之憤鬱 益其有極 況秋郎之招 西殿端

緖已露 兇狀難掩 而遷延時月 尙不出廢黜 臣等密啓請移

日之久 不思之者 請福同 亟命移遷 黜廢 出嚴刑 得情

快施常刑 以洩神人之憤 西宮十罪 獲罪於國 所憤 宗

社廢之極矣 臣戒絶之久矣 結局之舉 是 刻爲 憂 而遷延

遷就已逾二年 臣等之伏閤顲呼 爲宗社大計也 爲西宮

公議也 況今臣 不能動說 撓亂 將來不測之患 更難 勝

言 請亟下節目 令廟堂 趁速 未盡之條 以完廢黜之

典討逆之法至嚴推戴之死雖貸臣等之請討爲王法又
爲大義也聖批諭以不允爲教臣等竊伏念逆魁以逆節
親屬爲諸賊之推戴究逆之狀畢露無餘上告宗廟祖宗
知之下諭八方西戎古之聖上之曲全不過一時之私情私
情法切大義雖擁僭句筆雖亟賜快斷賊綜以逆節
賊心陰謀危此無異典國稱之逆伏畢露於此賊之招内
猶依賊杖斃之後不即速鞫正刑出議已極憤鬱聖上下
國盡之年逆正免端失刑古矣請亟命嚴刑得情以
示典刑台臣李益之死鞫廳以可鞫臣之自上以并其罪
要於史冊與光業似異窮究正配者終在法典而酌
於史其各緊出賊口豈止於窮究正配而已哉請命從
壹國羅之臣答曰爾等所陳亦人臣也其廳未
發前勿爲煩於事下教此一而此於異彩何敢
不有此教請於至此依前修教姑停勿煩◯承政院
啓曰侍藥廳未發前大小罪囚勿爲推入事累爲下教

矣今番南司金奴來現俱係討逆大將不得已擇大之意
敢現且玉堂劄子又為來到甚僚現尋要為大現三司
一體故此劄子不得已入現矣臣曰並未見之限侍業一處為
出劄姑勿捧入○弘文館上劄書呈快從合啓之後答曰
予意已諭于南司矣○傳于戶曹曰近日用銀之路斷廣嶺
南北貿易銀子乘便為貿納繼用事察為○傳于營建都
監曰者廳無一人參往云新老廳意連差出使即參往
○傳于兵曹曰司僕寺曰御乘可合馬全遺進上前後坐
上人價豆一一准給且芻豆從今以後以善為喂養
俾無一匹病傷○營建都監曰江原以洪川居邑
官姓天降年六十餘人年名呈狀曰逆賊沈友英本地洪
川之人且妻被拿于本邑因此處為附庸於春川為里之
地損被害者無依俾實願納材木者為備于者留置
後本為以俾至為云沈賊果於洪川之人而偶因一時寄
寓之故處係春川已為一六七年之久此之緣寓生於至情

當此材木竭乏之時五百條之材木以補不得第擇係于逆
獄係在聖斷啓曰依啓照給○又啓曰洪州於九逆賊
元彦之口則降爲殘邑職爲縣監要以逆賊依法典降等
以明討逆之大義則因一時材木領納之好還爲殘縣未免
若何此係甚遠且不必事似涉容易而啓從事體極為未安
敢達傳曰果是逆賊則豈可以細材事從後乎此邑宜施
洪賊所居之邑從後依施○啓曰近來聖節使尹
驛奴一行譯官等多無所屬之事從前勅書下來之後他人
去來以其驛奴其譯官去來事云于該曹而只可
去之去來事以補其未至處更○啓于備邊司回內此事
不如平時而無屢違者必有之將不之收只將木綿十同以下
着令覺限以送

己未二月十二日丙寅

備邊司啓曰頃者別遣宰臣巡檢海防軍務兼察守
令邊將貪婪不法之事其所責委事目即是王言則天
朝所謂綸音勅書也其爲事體至嚴且重決不可少撓
改以壞法度也巡檢使推將啓以慶尚左水使李基
節侵虐軍卒之罪徵事目請罪令道臣嚴覈尚無一款
落且向西巡撫御史行勅之事一未見施措亦以啓聞
令前推將以點南守令以至徵來邊將善又亦切不推
考之節使法生出塞上聆令軍門邊之弊守令
邊將如加其人則仍存一日貽害不知不止之邊之弊不
可不預爲先酌定事目後以自斷而其點之後又節仍
任則是王言不信於貴又而法度自壞於姑息之貪虐
將者肆無忌憚大關不聯之而日後籍立或以救武或以
目放遣者並廉察外方者不亦寒心哉今此目今大賊壓境
危亡將至內外人心日益解弛法敎蕩廢大表何據

亦於煩不倚況因循沿襲日就於下者作係于軍務之事大
則貪饕小則不無累累饒貸之言畢擧重歛矣今此推移
所諱莫如海防軍務一依狀啓施行以重王言以重軍
政緣係紀綱法意存焉臣誠敢懼啓旣以因啓言必經但此
特遵道之弊不替代往者未也未勝於前人則莫如岩為
移房奉之徵收依前判下而姑移本前此以聞狀啓此
嚴此一事因之言亦已可矣不有何不信乎○營建者當
啓曰忠翊衛除當收布用于歷問後年之言累承空
景承重安致重大之言亦無異同今翊衛依施行本
衛若錄大案中之已經者幾至五千名每人各收三疋該木
當受苦百同但令外方人累糧入京一朔當費其費皆是
三疋而已乎屢次皆以為外方人則收木四疋京中人則
收木三疋似為便當云此甚為似當請以此後因旣以施
為僅擇以用○備邊司啓曰以尹輩縊請因來者
上下矣宣傳官須限之來自上年無間大加崇存至今尚

節已半矣期將迫尚未籌三錢之銀又云織女姓
緣公私並無以充足之致擬以國體豈不念之策
須三錢又云已攜於尊前渡春之年日沈御書至而
又復乾織人謂如何照料因下木十日亦另買可條而
銀子只完於邑之府前已為扶勝二百兩銀此於姓
而不急之安請談共某業惟安一二劃折以醫擾子所呈封
以上一冊經賜之日便和分給而無史奏清劃除之營丕
禎安之言及某謝忱二係以公冬至凡書國本門
二十九日無幸罪一趙江拜

己未二月十三日丁卯

謝恩使申湜聖節使尹暉等捧勅回自京師王出迎于慕

華館 勅曰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該禮部題稱據王

奏有漂海人民薛萬春等四十一名至王境內今差陪

臣申湜等管送前來具見王尊奉天朝忠順不懈朕

甚嘉之以特降勅獎勵仍賜白金文錦綵段以答勤誠

就令申湜等齎回至可收領具押解陪臣申湜等書狀

通事等官尹知敬等送人出海員役等各致勤勞賜

賚有差并例知送王其體朕至意故諭 萬曆四十七年

同十七日○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朕治安一統守在四夷當

重譯貢琛之時忽鳴鏑控弦之警亟遣川兵舉歎塞

醜首犬羊豕蠢于會饑食狼豕不虞其奔突為搖我藩

鄰荼毒我士民蔑道不先朕怒斯赫爰整張皇之旅用宣

撻伐之威惟爾朝鮮國王恪守藩封祗洪揚戰憤勦醜類

逆我疆以奉大帥之檄文集陪臣之謀議整兵一萬以出勦焉

七百有奇遣回諜以偵虜情賠嫡埼以飭大兕尙之不悼征
繕處雖勤王之忠嘉已篤特准節度題給茂馬實嫡埼
用佐軍實仍遂靈廟意例須賜勅書爾命將提兵申
嚴紀律聽經畧相機調遣趁日無愆務成犄角之形遥奏
蕩平之績朕嘗不靳殊錫以酬雷蕃及爾將士其各共海
竭備禦之常經從戒嚴俾無荷衷於戲祖廟之尊經已
垂世世章亮天朝之封疆惟爾邦是再造勉効勤勳之力用
攄報塞之忱欽哉故諭萬曆四十六年九月十七日

己未二月十五日己巳

營建都監啓曰備忘記昌德宮營建時黃致敬以副提調察任乎其時謄錄考啓事傳教矣謄錄相考則已爲正月初四日都監啓曰行司直黃致敬曾已都監郞廳總治都監之事詳知首末而今已重試陞堂上依宣惠廳例仍差都監堂上事之啓仕捨皆自仍此事入啓蒙允收其時黃致敬副提調稱號常仕都監矣敎以傳曰知道

趙存道前爲昌慶宮都廳時頗著勤幹之效以趙存道副提調差下出之監董

傳于吏曹曰李靖自昌慶宮監董營造之後累年勤仕晨夜不怠予嘗嘉之目今能爲之者不職事者不可易得而況營建都監之事日甚艱難如此之人嘉獎激勸可矣堂上實職追贈

己未二月十八日壬申

都元帥姜弘立馳啓曰經畧衙牌票到皆係軍機莫及之事即以牌內事意申飭副元帥金景瑞及三營將領待天朝分付使到後副元帥先渡下營于喇叭剌岸左右營相繼過江臣居中節制計料沿邊防守不可無指揮之官故傳令巡邊使禹致績直往江上又以前府使李穡移陣營將使管探聽運餉之事矣

己未二月十九日癸丑

都元帥姜弘立上疏乞緩一番曰此時人言因奴賊阿只介言

以而西仁發戰以制于此是時弘立密出匿於書中故也上

疏語戰

己未二月二十日甲戌

備邊司啓曰都元帥姜弘立送一謄書別紙及牒呈于本司及喬遊擊抵元帥處揭帖也牒辭有曰畢戰方在席藁待罪之中不敢自爲狀啓云所謂席藁未知何事臣等揣料無乃都元帥守生於頃日兵費添援遷在書中事耶師期已迫策應方急元帥於一刻疾事之時而不敎以公如此請爲云重其牒文及別帖并爲入啓之言辭如此諺曰當道處〻議處者元帥處於不察之事徐之○又斈男柳公亮以母病之故一向北此以撲疫事不從○備邊司啓曰師期迫近元帥以下不久將爲渡江自我策應之事非一而本道監司及巡邊使之外更無任事料理之爲急節制彼此籌機之人柳公亮生自全簡稱以檢察使未等立出云而之後在只緣公亮有八十六歲老母久患痢疾至今猶留食飲者病坐卧須人云遵從經數日待差數行則其期之迫如此若不待母病之差而從令下登程則其

義甚重而私情有所閤迫一隙之言後將貽出私狠損之尤
女子理亦不宜有別樣裁度聲情所在難出中宮傳曰仰
亦應候察使逸善以他人啟擇不竝○尹等全草孝全
外飾僞行中藏巧詐借誨之獄一陷希意指嗾首發
上章於一居元勳之列自是曲意順志不以士夫自處
嘗為湖南伴與部事金特援引嘗試事以試閃歸
私騎伴同被拿孝全得之時儀掬為自脫時議咸為不
剛德僭風處孝全歷敬揚臺省其情所盡之款如左

己未二月二十一日乙亥

備邊司啓曰柳公亮檢察使從事官以他人改擇下送事
請敎矣元帥渡江之後則節制西北三道以爲緊急之
地者爲在於亦當取聲援以爲犄角之勢而第緣者
體察使未開府前副使先爲下去事體未安中滯不當矣
今者事機急急惟其才智如張晩者差遣即差遣未免有不
爲首末之事張晩旣以體察副使料理邊務熟諳機宜
者體察使雖未開府而副使先爲下去未爲不可於此
之意皆以爲張晩不可不遣云差遣新從請回答曰依啓之後
一日爲急而提調中詳知前來事由業之人無多不幸
李冲尙在其張晩決不可出送以他人書啓然後張晩差遣
○傳于營建都監曰大內妖變迫日急急其決難仍御此處
慶德宮移御吉日以十一月預先擇出事爲着實急速○
自曉來至申四方昏蒙如下塵土○是日元帥姜弘立副
元帥金景瑞領三營兵馬一萬三千人自昌城渡江云矣

將于大尾同郎拳來界也天朝於躋將喬一騎從行承往
畧命來使我宋地也

己未二月二十二日丙子

司僕寺啓曰經畧前所送戰馬自本寺不得充立故備辺司已請守令處騎馬分定出送矣至於不得已無處而守令處騎馬中年來絕乏不敷而每因督促萬戶無數侵徵不無怨痛爲痼弊而不治國家難令將不得仍請用戰以繼續償之習傳曰允○允師無所定期限一一送下營是教

乜

汲

己未二月二十三日丁丑

傳曰此時政院尤當十分盡職而諸承旨爭出辭章亟遞後已此何事體至如李光燁年紀尚少郎官之職亦可外面勤仕從此代之之任自除授未久定爲呈辭抑爲不當呈呈辭單子勿爲捧入限唐官回還間呈辭勿句大事中以此舉行○傳曰當此西來渡江國事罔知之時紛承旨或呈疏或呈辭或一時闕呈或不相繼大無遑遑罷之從前不及之狀極爲駭異李偉了年少壯實有何難任之病乎遽接呈日即呈辭章之舉遽差推考傳曰當日政事爲之○有政以金蓋國爲戶曹判書李偉了爲承旨沈諴爲兼人

己未二月二十四日戊寅

先特者亦帥姜勛立以母病乞免答曰以少十棄亦行可三軍之命陸吾紀至了輕辭乎吾以老親有疾之令內隱貴營性欲神以何損向業為善下而如公如書戰事回閣○循途可照回軍與了離潛江與賊對壘軍況丕居戲用銀十萬資糊口須給不駐營之處其勢使前御史宣論之來則深大該境之潛事多未及岩以馬足了發銀十二定差官齎之大營一百亦帥處出之歲為分給而御史則裁書完寫陸續陸駐營只待得軍兵還潛犒餉食后問宜論此意為商陸回先○她無變馳照如首差胡小峯回來仍隨營只留從五百令三營事○元帥兵論濟水嶺屯處屬佃

己未二月二十五日己卯
元帥兵仍屯寬甸馳啓曰譯官崔得宗自寬甸來言
劉總兵康予政昨發寬甸不久當至將官劉吉龍率領兵
來到問其軍期則寬甸一路主客官兵二萬四千餘人探候
人來言奴賊分送二萬兵埋伏於牛毛寨以待東路之兵本
寨距亮馬佃六十里云臣下營仍留以待老營之來進退
爲計副元帥金景瑞馳啓曰臣自昌城渡江行軍風雪大作
三軍不得開眼山谷晦冥咫尺不能辨日暮纔到下營
則天將劉三及江華將各領兵先到而左右排營安歇矣
天將劉總兵康按察領兵來云戰事

己未二月二十六日庚辰

都元帥姜弘立馳啓曰大雪中行軍各營兵以持軍裝衣服盡爲霑濕都督亦無前進之令故臣等住劄仍爲差晩都督與康按察俱來于亮馬佃唐人催臣等進兵臣等即令三營兵馬前發去亮馬佃十五里到轉頭山則日已暮矣與六將並下營此處副元帥與劉三喬杷擊手遊轉頭山十里許駐兵臣弘立往見老都督問各路兵並答曰西南路大營前已先鋒兵只有俺自己親丁數千人且吾各將所領西安元生湯等斥臣問曰然則東路兵甚孤单矣何不請兵答曰楊爺與俺自前不和好只要致死俺亦受國厚恩以死自許而二子時未食祿故留置寬甸矣臣問曰進兵何患乎答曰兵家勝筭唯在得天時得地理順人和而已天氣若尚寒不可謂天時也道路泥濘不可謂得地理而俺不得主柄奉行然有不悅之色臣等就見其營壘則器械甚踈且無大

蛇大罷者以兆朱爲時乎 繼[illegible]奇錢[illegible]有乎下尚無甚

耕種者不嘗西羲者提及是絶無少需者未能不許

促進無攻云

己未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己

元帥三營兵自轉頭山渡鴨児河踰拜東葛嶺向牛毛嶺行四十里下營天朝將官劉揺兵以下東西列營相待止宿

都元帥姜弘立馳啓曰東路諸將所率軍兵諸將則劉總兵江副總祖各政姚杜遊擊徐守備劉守備周指揮自寬田喬遊擊周都司自鎮江出兵號言三萬有餘而以臣所見不過萬餘若都督以不待後至之兵經先出兵顯有怒恨之意發於言語喬遊擊亦以倉卒出兵為慮大緊東路進兵道路險遠大川縈紆今綱又將過渉横江比鴨児河深廣少有雨水漲渉勢縱鴨児河倍四渡深淺馬腹水黑而大人馬粮渉軍人各持行裝未到半路疲憊已甚所賷之粮亦已垂盡後運粮草時未及來到頭之事無爲闕乏矣經略催兵令劉都督受督令進兵矣

己未二月二十七日壬午

掌令郭天豪啓曰無伏小臣濫蒙恩暇得省松楸感激于中惟思供職恪勤報效萬一而往來之際道路上所聞所見不可含嘿中廢玉候彌留之症未出咀呪爲祟端緒已露於賊巫之招所當嚴鞫窮訊期得罪人而乍啓依止淹迄時日村巷間人言藉藉此則耳之所存也災異迭來歲暮癘又興如此木芽城等百役疊出民不能堪敝已殆甚者年耕種此其時也而田野不闢往者乃並亦將耗傒此則國之所恩也臣忝在言地未能糾一事救一民徒出於待罪之時不敢懷祖之嫌而將何顏面竊祿苟冒請命遞許其職答曰藥廳方設唐官當鎭此地護把之時性難避家姑待藥廳之罷唐人之回來也亦未晚也勿爲○傳曰前日下教也一而今日臺諫避嫌啓辭不爲避廳依例措入政院避爲也矣限藥房罷出唐官回還間避嫌避辭勿爲措入○元帥兵諭牛毛山嶺鄭其曰昨日拜

東箐嶺退到郝普下營處告以各兵員率不能趕上馬
兵之意郝普曰彼番亦知之然期日已迫不可後移他往今日
彼嘗當前牛毛寨兵營兵後從容趕來即為先發我
兵退後當過嶺而得牛毛山嶺比鐵山嶺高險據木條天賊新
砍大木縱橫間谷其人馬不得通行如此者三處且所以
日後特到牛毛寨察看三十餘胡家已經焚燒搜置
米穀者共計郝普軍兵撥收為糧自本寨以下五十里云自
職道渡江之日人各携十日糧今已罄盡糧絕之勢迫於目前歷
以此言再三係懇求郝普則回省營兵當待糧運續亦
當一日明日與省營兵一將前進云然劉統姚迎擊喬
擊周發行後有衛禦周衛禦以領兵省向前路矣日已
向晚尋飼尚未丁來右營兵自昨夕絕食喬迎擊並不
米十包馬頭二包分給而狀迎總兵周石擒矣 朴
史率總兵根路山長大角

己未二月二十九日癸未

元帥與以粮運事到留守毛宰席劉提督亦來與之定先

遣喬一琦前鋒其時君約使者傳諭道江上之意特遣軍

將着行宜正與之律字意人以隔後竟至不云其兩意

己未三月初一日甲申

公洪監司馳啓瑞山郡守金鍊玉馳報事狀曰金茂
玉妣但患以國事甚急方有將備出送之規巡營出給
然宜可只為挾此只令移舉〇大司練尹訓司傳敎追
報義兵將泳等令鄭弘遠持平錄容圖申戒正言李
慶善往與後等曰居蒜於見賞令郭天豪列題
之事此皆居昔共公之訪向其如今便成虚傳亦可見也
中今日之大帶居昔更不顧死者戰又不知之在人先
何救備然出戰之將一居昔之戰答曰勿為〇元帥
兵發牛毛寨不然召手將郎山城馳出曰郎領牛毛寨先
運糧四十餘石來到本營兵餉甚荒為之從郎追君
將討告道四十餘里到將郎山底往得奔擊先
行時所經賊寨斬首二十六級及首虜共三十餘轉衛
把唐營擊戎威往在我所總哨山下一二里餘虜
兵三百餘轉來屯日落時猶敢去今日又至天祠多窟

兵就向前路若里衛差糧餉不到殊為可虞 继

己未三月初三日乙酉

全羅監司馳啓綾城縣令尹紹業在官身死紹業[redacted] 尹姓
之父自知其死乃至中道推之各至是死○元帥兵進駐深
河地方馳啓曰臣[redacted]隨者[redacted]皆在中營臣景瑞在右營領
次行軍三十里許到深河地面去虜寨六十里賊兵三
百餘騎來〃以待喬游擊劉吉龍等一時前進賊敗
北天兵追殺者甚多敵至百餘騎窮縮登山弘立承
督府分付令中營將文希聖進擊景瑞亦率十右
營精銳追之希聖中矢傷手軍兵亦被傷臣[redacted]領中
軍安汝訥及手下精兵進陳于山上使希聖兵入營休
兵臣令軍官盧敬男架梁將金浩別隊將韓應龍
等將大兵搏戰虜發矢如雨且戰且退金浩賈勇突
入賊退伏巖崖出射還伏至崖絶壁立容足甚難未
易進動做木桶對雜以弓矢馬銃亂發中死者殆半
而唐人等爭斬首級我兵力戰竟日暮將臣收鳴金

退，吾等軍無見糧患迫，然眉目去何為○以秘密傳于
備邊司曰我國弱卒深入虜穴馬匹未鬻軍餉不繼
兵勢單弱饑饉疊日久況陷濘天時人事皆無可恃
此時退根若我至遼陽甚於尤大可慮沿路搶掠不節
督府變將官處則告之官從軍律處之輕則會
事從以正律可矣但先為不備後患須處置似宜矣
別儀變

己未三月初三日丙戌

傳曰國忌日何爲婚姻事乎數九一而尚不停行國忌一
件事々騰錄爲可○秘密件于承政院曰大内妖變之作
今已五年而愈往愈甚遂至此歲後作妖愈及於三宮
以此言之國之一刻保得此國況又內殿不幸尤甚
蓋々務御而罔空營建之後皆以爲壽閣之事只因大
臣以至屢閱小官唯以可停此後爲事業而繼做推
嗟々士大夫陸家衰無妖災驅逐小式之家而雖然奉
入河不把果只于在水火之中而無變移廻乎我國人不
素不患辱然豈料如此之甚乎所當即罷此後以快
棄以而但木石已痛以今物力不可虛棄乎夜不能安
寢深用痛駭○以秘密傳于備邊司曰中原東省軍
兵興爲軍弱而唯特我國之兵云予見元帥狀啓不覺
云々而予嘗料其必聞也已是今日之勢也中原軍兵軍
弱如此則雖我國不練贏弱之兵々乎以如此弱卒

軀入于阱穴如但敗潰而已日後我國之政府不可云故本
司其亦思之乎今日朝無唯以停罷營建為第一義
務營建若停則其可慮奴顏之類而利其應乎果
上方在水火之中而為臣子力勸仍坐危地者畢是人
臣之義乎淳落節卅之輩則未請國家舊例不足責
也至於世戚宰臣亦皆坐觀界上之危而無意奮發我
國人之可謂落矣今 後建勿言營建之事結束此後
之策多般請究處之綱書○所政院啓曰臣國民日然
爲可無不勝書掛於壁上勿用多官營造可爲之理而
如此言識之事陛國患日自前剏例爲入此一此乃無營宜党
界於國之賤為成陛下救膽結則於雲上綺宮之色
然吾殿損無大致歎近安出惶恐叙此○又此曰喜諫
主一時必謂為人主則目陛在太平無事之時國不可一
日而無營課況於其與多事經歷艱不能而日亦驛驛
今更剿剝窮之疫是而安集為業營繕其來然也

得已而財力殫竭危亡之狀迫在朝夕其可一刻而無臺
諫乎一刻而無臺諫則竟一刻而閉耳目也一日無臺
諫則是一日而塞耳目也一日二日而無臺諫則是一日
二日而蔽耳目也耳目既蔽虛聲已屬切要之患熟聞
之路雖前罷後同至紀極而復進一策不可之言而予臣等
伏見再昨臺諫之被黜者皆無嚴重擇入之罪其
於頭驚惶不料重於之忠有此無罪之事也聖批以慕廳
未罷句入為款臣等之感福甚為慕廳是保護重形之
地也臺諫是糾正一國之要也保護糾正甚職陛與一
則箝口而利病一則塞耳而利川[illegible]而行而至偏廢則
臺諫應進之言廢於慕行之政也臣等待罪從容不覺
皇上有從諫如流之美而忠言之效至此而無此無罪之尤
切也臣等不勝區區之悃冒昧敢陳伏祈待罪俟日旬
待罪○元帥其仍保護而地方○備邊可貯日目今邪書
宸衷中外皇皇拯救之情一刻靡寧而昨夕拯救軍團

閣下出去之際有一兵士終夜結黨無故亂打嘵嘵僅得脫
免來告于本司以見其為驕悍甚下人聞之則乃諉責韓
正國而正國又駁逐本國下人結黨搗擾華國于典獄云
爭齊下將不可私自因該浼此搗擾華擠逞狠兇淩一
刻並帶以閱但至此乎國無多絕錮要怪至此係平
華國事機不可罷為不問惟正國查覈移為保護此
至囑浼回允

己未三月初五日戊子

户曹啓曰國家經費萬分虛竭今雖斗升米所關如細而無細之弊百計圖贍或有付祿之人兼仕於他部道及各衙門到受祿料然為騷擾寧非難官之兼察職名者九止一二[redacted]而不過一本職受祿而已今後付祿之人一切勿給散料如有冒冊受者其司報料官員不如職賞勿則論以贓律宜當且沿路邑及上司書吏匠人眼後切勞無不異同而若付雜類司果之人則[redacted]第上料亦勿[redacted]題給事捧承傳施行如啓之○李冲卒冲樑之孫也為士論所棄連婚戚屬交結宮禁附托逆臣廣開貨賂超陞崇秩為人兇貪（嘗於世子冲亂兒嘩群擾之江中）（王每飯食時必待冲家供具然後下箸）異視人命如草芥作珍羞異味私獻宮中嘗時有人作詩以嘲曰沙參閣老權初重雜菜尚書勢莫當閣老指韓孝純尚書指冲也孝純家以沙參作蜜餅中以菜雜他味其味異常王以為奇果飛遇一日陞擢樓贊成至是死停朝市二日命給棺槨別致賻特

授右議政身死後不為追贈而直拜相職自沖始王嗟悼
甚惜至有為國任怨者以職事之教

己未三月初六日己丑

備邊司啓曰，平山爲郡，但役立山城，係是兩西咽頸

替馬之所，責在夫馬，日不暇給，而牧官已踈，三朔令該

至空虛，加以策應防備，主官無人，狼狽莫甚，一日爲急

本司曾次啓請，以其出於事勢之萬不得已也，伊川陞討

爲守禦賊路而緣也，當此邊事緊急之時，擧措已久

未差，不唯陽乃北路要衝之路，築城之後，尚未完畢，該

使所裹其代，未出三月，守令一二日內速爲差送，爲居

從之。○以戶曹判書尹守謙，以曲江之簿請答騰馳

性和自請江界。○傳曰，以前以營田守令不緣此意違

佛穴西河軍兵等父母妻子全不復戶，亦無一護恤之

事，至謂似不爲此萬徵徭不已，云無生道，因爲失猶

者，不爲蕃田實惠，守令揭蔑徹後事下徹而徵斂

收擇木布等物，令兵曹察之。○傳曰，凡國忌日，只是逆獄

推鞫，詳覆外，他餘事未爲入啓，乃二百年舊例也。自

數年以來國書日趨煩瑣存位意畧入政院亦宗道守舊
規今日政院有司也須專政院有司即今後各別察為知道
獄於關事則陸國書日例為入啓事依例察行○以秘密傳
于備邊司曰黃府陽出來遼東云此乃有功於我國而先
王厚待之人也若今出來則切勿攔但一邊意意躬且一邊
擇邊將官使之跟隨其蓋事下詳于平安監司及義
州府尹處○又傳曰保障之所則自本司稍為料理而
京城守禦之界全不措置未盡本司之意也保障之所
陸不可不為措置而京城守禦之策何可棄置而不講
乎意意措置事甚為有利其於守禦大將並別觀畫
防守所副史以己二面寧亞問于右相書出簿令聽回
料理

己未三月初七日庚寅

傳于備邊司曰各道材木至今不來以此不久將停

大役事極爲可駭此事下敎累月尚不具引極爲緩

慢之俱全羅黃海道可及下去敬差官並各別擇差

更加詳細下諭要於今月無遺上納而俾無一隻落後

之意○備邊司啓曰目今邊上事機比前尤急則爲

本道巡察使者雖無將主之付不當遠進駐箚巡

防備之不暇況元帥專請之前已爲傳令馳進且於前

月廿日以入津營城之意亦爲下諭則朴燁既受元帥節

制且承朝廷指揮務不遵急於在本營是則內外雖

令不行於朴燁託以軍律當受遞罷之罪尋常推考

不無以懲其罪而當此兵交之日勝不得準律請罪又不

可全釋不問以解紀律故敢此申稟請因依前啓益

詳細不問後處之大如回以本司草記答曰者依啓斷

門啓者依察三員守陸從三體察史之無以殊乎

更議以實事済若矣一衙门体段第三員出於常中規
六部臣等亦知事未洽當而但以稽察主称辦則無甚
六卿巡察大衙门体面相敵肯於節制若隨而於
辦別出一衙门則必有者体察使其於辦今之際恐有
制乎附之未請以抑之意於為体察主履和者体察衙
门者蓋為此也法外有例似無不好降旨依允○説書
韓正國上疏大槩今月初五日夜半有一醉漢突入親
家無故作亂逢一捕盜吏待眠後至一向罵詈頭拏
來後尋其根由問窮問厥由移文拘囚而備送刑以
軀逐本司下人侍從捕捉軍無數亂打入送請推
本司下人則不見面目作亂之人則自不當捕捉輒
時拘囚旋即放送本司下人驅逐及捕捉軍亂打之
事極無形迹而至於人臣尊卑倚鎮亦賊處
曰勿辭

己未三月初八日辛卯

平安監司書目到昌城料理諸事仍督運糧○

備邊司啓曰我國軍兵入虜地已至百里戰陣間節制號令屬之元帥自此陸路遙制勢所難及從前搬運糧餉陸續不絕先令軍有飽騰之樂然後可以臨敵賈勇請以見元帥及分戶曹參判前後狀啓則或曰狄迫繼屬或曰無主將號令輸運軍馬大半羸弊至有者皆托我糧缺獨爲落後乃曰必有後仗云云竊念一萬三千之卒糧道已絕元帥告急至於如此豈不云云不處私轉也中元帥渡江之期則所前是夜前遣平安道兵營之內人馬催趲運送得無乏糧之患而元帥渡江十餘日之後轉不前進兵主之責渡計平壤尚不前則性致令輸重軍馬大半難救管運之吏不能辦給於十二上繼屬之狄迫在朝夕本道前事之吏低韓信事而致令全軍無如

是邪撕不念國家之安危決而昧以向趨視至此豈異
日東將軍無能者不敢期至而責及於老甘自副者
甘自也以我國爲敎主蕪雜之資其狀可勝言哉此
將如有天雖請表則陸食誤事也內何補於事今
此今糧之兆者存於東擇此本司之所以前後謹
飛而不至此其也目今軍律解弛第可以指一撫之劉
不漢旋於蕩平聖上之宵旰焦勤廟堂之餘畫見
畫終得於度套日後蕩平雜制之圖未必不由於此
矣今仰見守道允已擔江事機之急擾此可言請於
擇姓者接齊以繳糧審之所爲意在鉞道宜城
之可引渡協力搬運以爲犒餉之地如有今軍興之意
則當兵作糧之本因定其兆此意下諭宜其司治宜依
此〇以爲密結于備過可曰今此匠虜之事成敗利鈍
法未達觀而以天時人事見之則可慮之事極多有
備無患也無可也城內宮城寬城宗樂節目帖律把

守江者料理等事書之議定勿如前日之解弛○備
过可留日前因備兵砲台喬桐與江華只隔一帶水
與江華一樣措置事本司已為回啓矣臣等伏念江
華更為保障重地則喬桐自當一体収拾除上番
束伍鍊習日圍法脫遇緩急以數十之兵為數十之守其
為關緊萬倍他兵此前日本司所已商確稟定而今
日江華所募砲之為先專門也今此狀内喬桐所
兵即元額未三十七名依江華例並為置送俾
専鍊習之務宜當從之○以備兵啓曰过報不為
逐日不來可恠下諭于西京仲事安留司及此过更
變更之逐日書題而留司过更則更之什且重與
事體何如下諭○啓曰金良彦李暘元似是撿
察吏矣 光緒元年歸考起一

己未三月初九日壬辰

公洪監司李惛馳啓兵吏金義立瓜期已過貪縱
無忌擇送其代且其妻子方在道內請本職罷黜○
尹重三辛重三[redacted]嗜利無恥者也結婚柳希奮
因緣宮禁專以阿意順旨爲事以至於獄事時問
事郎廳雖勳籍封鈴平君爲水原府使貪污
狼藉至是死命於推鞫别致贓至有事不爲雖爲
國法所不容耶此良可痛惜之歎○備忘記以戶
曹判書金藎國判子啓曰有司堂上三員之從道
緣送事於捧入時處置此事有司堂上而論議之
際必須廣議然後可無後悔故敢請加後藎國陛
有本曹機務之緊既有同任三員陛來無察未備
而不可此時降旨首末之人不可除之而仍帶爲有司於全
羅之職未可去爲無一身兼九本目既能當爲○備忘記
啓曰第兵使入來今已兵曹交擇啓遞報吾刻差遣

滯則所係尤細而長以諸各撥該道監兵使遠在各營中
不能盡實撥皆自京城至平山自安州至義城以武
兼宣傳官中給例有計畫人稱為管撥官即日內
令兵曹差送住于初面之官性來巡檢至於稽滯者
灘大同清川古津江渡各其本官別定勤幹之人
晝夜不離交付撥之人趁即傳遞俾無一刻遲滯之
患而如或違誤則當以軍令重治管撥官則軍兵罷遣
後即時安之上來而義城以北則巡察使撥其自鴨綠
江以北則連置營將管撥之意 浦下備 安南黃海京畿道
同為務從之

己未三月初十癸巳

營建都監啓曰全羅右水使李經先在任時助工米四百九十九石黃角一百石蝦醢二十甕甘藿二百同正鐵二十斤已爲挨用之意敢啓傳曰加資○備邊司啓曰目今國事危急存亡成敗決於呼吸之間正宜君臣上下訏謨一堂講究長策之策而本司諸坐遝日來會不過循例書簽文字仰對亦問之第一條酬酢之狀啓而有何裨益於國事乎臣等取去一對請先令陳其見恭承亟賜之密勿廣集羣議之或擇 如蒙允則之暇特免賓接之節則不但君臣之幸也亦近日之亦此有救時興起之道矣 不勝區區之願敢此仰稟 傳曰見啓有何加於是事乎只當益能體予之言則國事幸甚矣見今不過一請停營建之後而已予意一重感○○疾病官不得總見李景夏全不得面諭精論之事從同閣對待差引見此言亦甚爽加憂不細盡

○洪于備边司曰虜兵之策餘萬防虞遮防浦之後云防浦
嬰城嚴守可矣防遏之策莫如戰艦使不得下陸禦
戎之計堅守过镇以遏兇鋒似當為过一機然守式
内寇則升國之储也爲先抄掠境内而深入虜地此時
若而賊騎來犯我过境未知以何為守堅守縱與調粮
堅守过镇事自本司急急料理着実措置

己未三月十一日甲午

承政院啓曰臣等伏見慈殿擊所進物件中有舍利一顆所謂舍利者即佛氏茶毗時遺燼也其言則春秋而其物則免識也以免識之義而進於殿下者是以第於之道褊於殿下也所進陛徽所害大矣茲錄爲一諫正衛骨微以祈其永命不在於事佛而言在於誠意請命受舍利以示聞異右文之盛意請勿令該官議處後矣手赧見等○禮曹據掌樂院牒呈曰親耕親蠶宴日後妓生等兩遵慣習而以侍宴廳未設停止矣大禮定行之日當備十餘日前將慣習物緣皆以爲難今此親耕大禮宴賡古事典正期只隔十餘日而生等慣習妓生猶現皆未之備或以侍宴廳未設之前習樂技藝爲弟教之宴事重大禮雖亦約難習猶未頓係而況正教不過乎既承推餘之教教此至票傳曰大禮不過意速續習樂使之生疎實是甚且聞自古國有大禮則雖大君王子所爲之妓莫敢不參云而今則國綱蕩然人不

畏法詳攸而出舊者之多云云事達精出以用而萬和即出罪家
長指授繼以重律○須恩記副元帥金景瑞兆但有應緩之
加彥國事勞苦之比依義禁之例蠲資以爲勸激之意逆知
輔國崇祿大夫○傳曰淮陽府使尹繼倫加資經有收又命勞
勞除授○特除義禁府都事尹君民右尹趙國弼刑曹
參判權盼兵曹參判柳公亮兵曹正郞柳士正工曹參議崔
濩兼鄕義尹暨任爲修撰尹銑慶州府尹吳湜延伊川
府使

己未三月十二日

平安監司馳啓 天朝大兵及我三營兵以初四日敗績於深河時遊擊喬一琦領兵前鋒都督居中我國左右營繼進元帥領中營在後賊既敗開鐵撫順兩路兵聞軍東出賊設伏於山谷中喬遊擊率遇軍敗沒僅以身免都督見前軍不利督兵進薄賊大兵奄至彌滿山野鐵騎蹂突勢莫敢敵蹂躙廝殺一軍就盡都督坐於火藥包上放火自殺我國左營將金應河繼進布陣于野次設拒馬木兵纔數千賊乘勝薄之應河令火炮齊放賊騎中丸死者甚多再進再退忽西北風大起塵沙晦冥矢飛火滅砲無所施賊以鐵騎蹙之左營兵遂敗死亡殆盡應河獨依大樹以三大弓迭射應弦穿札死者

甚衆賊不敢逼乃從後刺之鐵槍洞骨猶執弓
不釋虜人亦皆嘆惜相謂曰若有如此數人
實難拒當釋之曰依柳將軍右營兵未及排
陣俱被殲滅元帥將中營登山據險形孤
勢弱士卒不食已兩日賊悉衆合圍士卒知
必死憤慨欲戰賊乃招我國胡譯河瑞國語
以通和解兵之意金景瑞先遣虜營結約
而還景瑞又要弘立俱盟天兵敗兵數百走
據原阜賊呼我軍中曰漢人之在爾軍者悉出
之又呼曰鮮人之在漢陣者皆歸之時喬遊擊
率殺我軍以爲庇身之計見我國與汝連和
情態即異 喬小紙付其家丁以傳其子之在遼
東者即以弓弦繫項我國將官救之乃挺身
墮崖而死弘立等盡搜天兵送于虜陣賊從擊
盡之翌朝弘立着便服景瑞脫盔甲堅胡旗

下清虜陣賊乃令弘立景瑞整飭三軍解甲來
降湖南武士白姓人言于李民寏曰元帥降意
已定公既參幕等何不即帳下責以大義斬
兩元帥激勵三軍一戰而死不猶愈於屈膝奴
庭爲天下萬世戮耶民寏不從遂與部下從
將李一元安汝訥文希聖朴蘭英鄭應井
金元福等各率所領兵馬援戈釋甲詣虜
陣降賊令弘立景瑞從將官率兵先行賊
兵擁入奴寨奴酋只令弘立景瑞入寨中其
餘將領軍兵皆置城外監守是役也開鐵
摠兵杜松貪功輕進全軍敗沒以致賊兵之專
意東向終致四路俱敗 續 其後將士之陷虜者
率多逃竄東還而飢餓頓踣且被虜中捕執
死亡略盡得歸者纔數百人云 一不滿二千云

朴承宗上疏大槩控辭經筵兪音滿天承疏遞
損職及體府不從承宗時丁父喪以王命起復故承宗
餘之承宗其父生時不以子道事之居喪又無禮日
與衆妾押戲終喪以之請豈其心哉○傳曰言達都
監提調李沖代以任兗差下尹重三代以朴彭吉差下
○備邊司啓曰今日國事之危急已到十分地頭不但金
革之事而已左議政朴承宗自事變之初蒼自靈衷
特授冢宰之任羣情允愜朝夕望其出仕供職至于
今日事機危迫自上更加敦諭勉出則以國家同休戚
之臣亦豈敢自守常制不赴國家之急乎且收用人才
弘濟艱難為今日第一急務特命大臣及兩銓其當罰禁
府叙諸前後罷黜隨其輕重務從寬典一一懸錄以
候睿裁則非但羣情慰悅其於拔時適用豈曰無補乎
古昔帝王及我 先朝如遇非常之變莫不有非常之擧

臣等所陳意亦無他伏賜乾斷以施浮澤傳曰依啓○
又啓曰國家不幸西師敗衂之狀明白無疑後道將官必
已陷沒於戰場雖或生還決難更定戎事本道監使則
以巡察使為致績姑令代事而定州牧使文希聖昌城府使
朴業英宣川郡守金應河順川郡守李一元雲山郡守
李继宗永柔縣令李有吉江西縣令黃德謨等七邑
守令不可一日曠闕宜速差出數日內發送宜當傳曰允
定州牧使昌城府使兩防將並速拿推時文希聖等俱論
家應雄金應河李有吉死之

己未三月十二日 丙申

承政院啓曰以備邊司草記左相敦諭勉出事啓下矣其敦諭自本院撰解以送乎何以爲之敢稟且本司草記中所請前後選擢隨其輕重一一懸註以候睿裁慰悅群心事亦爲啓下矣請兩司城上所命招此意言之何如傳曰自本院撰解以送錄啓事非標上所〻知此待處置○注書洪憲書啓曰承命往諭于左議政則皆惶恐罔知所達云矣傳曰知道○備邊司啓曰目今國事危急本司諸宰及會坐武將無一名隨參今與府院君李時言趣請西北邊事以前日不出處退伏私室不敢行公云似當使之來參而韓希吉亦方帶訓鍊都監大將之任宜預此機事本司並上啓下爲當傳曰依啓○備邊司啓曰今日西事極爲危迫節制諸將專在體察柳公亮即當出送而才略未免疎濶張晩曾〻爾受任西北備諳事情及今無與之後特授副體之命以掌軍務之事〻皆任

亦當此事措之臣非此人莫能辦濟厚言皆以爲然故
本司之前後啓請實出於不得已也許施申案傳曰依啓
○傳曰其存命因罪人並殺遣閑西使之言切自効事該
大臣以啓○傳于齋書曰在外書上武臣意意招集調用○領
議政鄭仁弘在陳以上劄辭職啓曰屢省劄辭具悉卿
之懇待卿久矣累年不來今又國事因言茲此勉從宜勿
待罪安心調理速爲上來以赴國難○備邊司啓曰因前
啓辭前後被罪人此輩存甚多請該錄啓以參審議
事允下矣今日當爲該啓大臣以下多官皆已來會備司
該官失之未見傳曰允○大臣啓曰國不幸天災我
軍一時敗衄數萬生靈盡肝腦塗地慘哭相聞氣像愁慘
此正君臣上下坐不安席食不下咽之秋也親耕之禮固是
盛舉意値此際似難並行如不得已則還宮時繼禮
況香山禳祀等事特命減去宜當且此誠得利益
朕前頭之患有不可勝言我國防守之策益云之擧

在所汲汲云歲三南饑殘疲困之民之竭其力役之繼續
屢流離十室九空於何而措而況今農爭以保其饑之役
毋論大小悉皆停罷以寬民力而專事克諧君今日嗟嘆
之餘也其賜處裁故曰當初軍門治權之來已知有今日
之禍後無繼續等事云云諸變至於則當初欲移其
變初主不助於天朝陰欲成媾故予自以為先見矣
〇在條汲汲曰小相事情尤急矣事勢甚重非臣所可
獨為左相朴承宗請其命下至於其白信啓〇而可令除決
見平壤其司所謂沒耶啓奏劉戰後我師敗〇事云云
幸乎勝言哉今日之策莫如收拾人心保其繼綱以為守
禦之計而臣所訪講究亦無異於援臣猶樂云錄也近年
以來自上除官九重未有一賜召對以致三司未有一見
採以備而之臣請對而不許言策之臣欲論而未達以
千乘〇意所云恐君者文移淵漫出入而上下阻隔
而事後敢言今者無休之顧其請推諸臣溫敢言據

差官逐日詢訪以聞〇事且無違戾之弊雖出於不得已而
適值出師之日孤兒寡婦哭聲盈路此其弊何等嗟呼師之役重
困民力為甚凡此之類至於親耕籍田是欲勸農而尚未免
驅之時法不可無行請無令將停止〇玉堂劉子特旨復親
耕之禮不得止蓋遂專言防備事入租栽差封下曰下
尚量處分乃竭盡〇傳曰右相程處剝備無因有因量
上引見入侍〇傳曰今此備無因乃辭合無所尚封入而
不為封入從院極為非矣今後停罷秋江可議之事一
切勿出朝旨〇詹曰詢訪事不可整齊顧待以為之他
饒事爭劾務是常為大樂如此事謂不為強巫子尚參
處分施行矣〇有汲陛興孙前宗銘孫汲朴孫為左孫
汲趙抱右孫汲彬孫為孜續事安之史李晴言以遜
使柳宗黨萬同知孫遷趙有道刑部宗孫南雄監
管沈謙為衡善柳仲說衡善洛近武宣教失張信
昌歲守臭栖梧還高州守臭柳沉雲山縣守申是承

此条當在雲 下

泰和令李景顏江西縣令

己未二月十四日 一百

傳于兪壽興曰時以成浩等名於何不相聞乎此外
出於上以上武臣令內意々招集隨宜調用○備局回啓
曰今日以被論被罪輕重各人論啓事臣等之齊會猥
啓而仍有備局牌招之命不得已仍出來事於啓常輕
論之事商確論啓之際不獻廣博江府及備局諸宰
上出之并論來矣各事宜傳曰知道廣博吳臣林
府堂上三司長官論啓○每師啓曰每師大將李應
獬自當初設局時多有句管措置之事以上年秋間
其所陳而啓方在待命中未經察任且今事移此異名曰
不同請大將李應獬出之察任傳曰依啓○傳曰李沖
辛未從恍惶張皇相續上云莫遑之事極為寒心姑令
金藎國崔瓘代察其任○傳曰左相奏事省示自數
論出來出仕○兩司合啓請遠親耕之命仍止此合
日啓之論之地勿致論而即以是這接宇延仍句頒○傳

回跟梁發羅出門三日至劉北句掛入◯等弘之度
事官下承怒馳召初四戰敗形止偵探孔後消息爲帶
官佳蕩吹江見李宙跟宙很言初八日年逢漢人於汾水
嶺則元帥初援山上以自保衆另卑家張合圍於深
之後金敕無辭俺亦賊出登山數日得達其營清旦
俺亦不知官於萬吹江又逢圍為事擬告出來問告
敗之由且探縱跡而往則縱跡方在深以大軍為來攻
鋒先入一陣輕進賊𡚒云云當上之事今無可為新收
之餘敵數甚衆前往昌珠怙括卹存甚在完械
招納殘卒祥投聚於宗救圭還分尼專及備向

己未三月十五日 戊戌

下諭于八道道臣曰 近因西賊 京外人情驚亂 爲盜賊者多

東作之農失其時 民失其天 其何以爲國而捍備守禦乎

該路不可不另飭 爲盜竊除誅殺 勸課農桑○侍講院啓曰

賓客尹孝全乃世子之時講學官也 世子今加冠之外 移差

官致祭以伸情禮 故敢啓 傳曰依啓○同副承旨 啓

曰 宣祖命欽遞 而朴承宗處敦諭則 以爲伏地涕泣 呈辭還

拒之命 傳曰知道○禮曹判書李爾瞻啓曰 宗廟之才局量

管甚多 不稱合者 特授孝樂 揑調就惶 踧踖無地自容 設

有於傍之事 臣之本職 可以兼察 何必重原任之所帶 以重

宗廟之守乎 亟賜鐫改 不勝幸甚 仍令耕桑大禮 臘長登

典在卒年 退行以至于今 務本之舉 誅不可廢 但西師敗衄 丞

國震驚 尖辭處 天之采像條 惕 正宜惕慮焦思 蓋有論糾

之不暇 豈可如行於此時乎 大臣三司咸請姑停 群情所望

亦可見矣 臣職忝有司 敢此冒違 啓曰 此時何可以常規爲拘

安心勿辭耕蚕大程不當由吏親而執量受大渠如屯大程
手小田量受多事時大臣以下每來啓煩惱不堪互易更
讀○義州府尹鄭蔓遷報啓東路之敗已無勞疑西道勝敗
尚未的知恐安失成時憲道邑手壞於手李守之等自戰
而迯還因無備來自言正月廿三日自吳誠往徑略下移屬杜
總兵陣中二十九日隨總兵到一處三面有大江水深沒肩義渡濟
後又過一江即其上流而水又深軍半渡賊自東邊山谷間迎戰又
一陣從後掩殺首尾齊擊漢兵奴兵錯賊大勝殺之漢兵
亦哈喊齊放賊中丸中馬者甚多方為酣戰賊一大陣自山後下
壓漢兵大敗我等團聚一處為賊迷殺漢兵爭來投入皆稅
手求乞曰活活人人充滿前後不得發足又隨而潰爭路絶壁
賊從山上多下矢石我軍爲綠人及漢兵數千皆死賊四面合
圍厮殺無餘我等潛出石穴僅自偷活雞鳴時賊鳴角
收軍屯結一處無復潛行積屍之中三日始達淫汭漢收處
我國收官同知李慶少杜總兵從得生還云本府下壯三百

綵人素鬵金星鑼陣下今無一人還庄堡守空城恐負國

恩請至砲手數三哨鳥銃數百插黑夜下送 時天祖於參將杜

松由西路入勦請率我國砲手四哨置之先鋒至是殿後杜松聞外人少長於

虜中備諳形勢驍健善將無揚經略倚以為用宗死於是戰遼薊[illegible]軍情益窘

矣

乙未三月十七日 巳時

領議政以承宗第七孫大宗相繼來遞班被重譴諸郡叛

顏行公其祈念晝夜令曰國事同其宜從寬一抑情勉出

以濟艱危○傳于備忘記曰今臣陳奏一非係於重失臣十分

擇其道李弘胄其能辭之乎議政四害曰目今宰臣中專對

之才無踰於此人議政傳曰知道

己未三月十七日　庚子

請罷李覺僞叛設既經大赦爲先務送○兩司啓曰臣等以
以豐豪逆欽耕請停之意累累論列而自上有親將豐豪之教
故相將此停以待豐豪之日矣近以豐豪未蒙之故如討逆
等從停之日累日至雅豐豪逆之欽耕爲今最急之論而固不可
少遲也今事物議皆以爲此國家竊取而憂危孔棘之時言事之臣
合啓合停上之敦天之誅下逞含糊之論次雖仍冒請豐豪逆
而等之議答兩司曰其他諸臣人臣如如非大無道之事則固當此
停以待今日豐而何如是濡滯乎今此事敗之事自上知之久矣
此議書云四十年禁赦方張而以我國疲弱之卒駐入衛究
則三軍頽血無足拒矣是以上年軍門咨撥之來也宣意遂失
臣保保我國事情之意不教非一而偏向執拗堅塞不以入
送竟致經略撫臣失臣經之則我國之禍始生於上年矣諸國
不臧則其國必危今之偏向果有人乎我國與　天朝情若父子
則凡我國事情從實陳奏而一邊調發軍兵入送江邊以待

聖旨有何一毫所妨乎昔高麗王以女真不可交之意尚求
一疏還奏于宋則我國事情及持重等令從陳奏允
合情理矣國事日急則請逐漸合之人專委守衛之策事
兩國所留東西而不此之圖每以請停吾皇運事力留迫於
危急之日乎獨以眾吾皇運之綏北故為係大之蹙而妖虜西國
三宅而內政方為兩事則移徽之事一刻為急何可停緩乎寵之
陛下夫人無故疑逃出哉奉東入于宮者亦多則況君上寄在水
火之中兩國以伊心懷兩不已乎無君不忠甚矣秘耕事國事
國極而方之寧塞晚節繞懇纏纏伊綺兩國之言而停之乎
不有傳去路突出仕如乎殊為未穩勿為更懷大將宗年少浮薄之
輩陛哉從而逐獨有意也伊不解終日宮字龍投而留陛逐
獨此綺黨路死生後手而北破自擇之綺抱從而同說而回
等路未成而西國全數事逐而得之令而矣若自言道從之亦路
未寢之前陛路一獨而生擇勿為持入時和解奴鈕救萬生營事時
賜準知則調公運編入送江界送乃至無路亦日夜之所望吾也唯

在於宅潮一事伐木之夫相望道路而深山之木盡矣帑藏之
金資於罪矣而生民之力竭矣結搆去雲而呼邪之聲
不絕家家懷其毒而公私之蓄藏為之殫心竭力靡所不用
其弊也以為宅潮之心禍之於治國不止於私己之禍哉

堂譔

己未三月十八日庚子辛丑

館學儒生閔榮達等上疏數引宰臣以講邊籌亟罷土木以補軍需姑停耕蚕以待時平請烹贓吏以懲貪饕請斬巫覡以作妖術逮下衆痛之數以慰民心○陳奏使李弘冑引疾乞免王令備局議處回啓曰此時專對之才不可易得而應對周旋無踰於李弘冑故以此人差送之意敢此覆啓矣今見疏辭病勢如此若非旬月間所可差復則勢難兼程疾馳但弘冑亦宰臣也當此之時必知事不辭難之義如非大段疾病則豈敢陳疏於此時乎政院遞與否[redacted]惟在上裁傳曰使之調理仍送○傳于政院曰國運不幸逆獄連起予嘗惻然宮闈之役迫於妖變誠出於不得已也嗟嗟守令邊將等不體予意或有掊克生靈予嘗痛之至於軍兵渡遼實緣帝勅至嚴不可違也然豈

料師徒敗衄將領折損予中夜哀痛繞辟彷徨
之意更加善措 曉諭中外○傳曰近日多事如不急
啓本掌隷院憲府推考公事姑留政院只以軍國
緊急事抄入○傳曰李弘胄病重云而奏文已爲啓
下陳奏使遞差其代以李覺發送○傳于耕籍都
監曰兩元帥被擄國事罔極親耕以明年退行而已先
耕蠶時諸具依上年例各別點火使無被傷之患○
弘文館上劄請出兩司答曰並遞差○右議政趙挺上
劄辭職答曰知卿可合勿辭就職○有政南瑾爲大
司憲鄭造大司諫李覺完昌君崔濩執義林健司
諫柳仲號掌令鄭弘遠弼善韓暇獻納韓定國
持平南溟羽校理金奏夏正言奏夏贊幹之子
也借述登第

乙未三月十九日辛丑王云
傳曰臺諫爲人主耳目一時之公議都在於此則當
初設官之意豈不重且美乎近來銓曹用人不公乃以
浮薄喜事之輩布列臺閣生事朝廷非一非再而
自上常以體貌爲重故臺諫雖爲駭異之論容而
置之久矣目今國家不幸西師敗衄國事危急已至因
極予自工年雖知有今日之禍而閒來氣塞膈裂繞
辟違夜則親耕大禮何待論啓而停之乎兩司輕
妄浮薄之輩不待自上處置徑先論啓予雖昏病
已知大禮之可停豈待臺諫之言乎予用痛心政院
知悉〇答館學儒生疏曰省疏具悉予於調攝之中
又聞西師敗衄無以爲懷食息不寧此際爾等又陳
出位之疏予不堪煩惱予忖度之矣待爾等之有言乎
歸讀聖經慎修爾身更勿瀆擾昨日引見爲以今
始發落此意知悉〇傳于備邊司曰李弘胄還差千

秋使崔挺雲各至使姜送〇傳口戰亡金德河等
為先贈職棓恤其家屬錄用子孫而陣亡將士等逑
為賜祭以慰其魂

己未三月二十日壬寅 [illegible]

營建都監啓曰本月初六日自東浮石所大童車載石曳來時僧軍一名壓傷致死領役部將及椽械使令等不謹檢飭致令如此極爲駭愕壓死僧軍則以令朔所受料布給与同類僧人使之埋瘞矣當該部將及使令請令攸司推考治罪何如傳曰允此事下教非一而前後壓傷甚多極爲可駭當該提調並推考○義州府尹鄭遵馳啓平壤砲手四百人渡江七十餘人生還遼東○傳曰副體察使張晩引見

己未三月廿一日癸卯 甲辰

備邊司啓曰金應河等戰亡將士贈職顯忠家屬
撫恤子孫錄用之擧在所急急而金應河李有吉李
繼宗戰死之說雖出於愼巳男韓忠立之招而但戰死
之將必不止應河等三人姑待陸續走回之人得其實
狀然後處置宜當且陣亡戰士賜祭之命實出於罔
死慰忠之恩不但英魂義魄感泣冥冥凡在戍邊之
卒孰不激礪思死乎別遣近侍賫持祭文往祭于
昌城渡江之所以慰鵰亭之靈似不可已 敎啓 傳曰
依啓○遣承旨諭于都體察使朴承宗曰國事危
急不啻門庭有寇卿以同休戚大臣此時不可膠守
常制抑情勉出開府平壤以爲弘濟艱難之計
○傳于禮曹曰凄風連吹旱氣如此凡祈雨節目次
第擧行○兼宣傳官金應海上疏大槩臣兄應
河家屬在宣川郡請解職率來 傳曰給由馬應

河家屬各別護送之意下諭○備邊司以西師敗衂請減膳撤乐荅曰依啓且避正殿等事令禮官議處禮曹啓曰古者雖未交鋒尚且減膳撤乐請令儒臣博考古典斟酌舉行傳曰允

己未三月二十三日乙巳 丙午

傳于營建都監曰移御日急而慶德宮之役玩愒日甚急速檢督今年内急〻畢役

己未三月辛酉丙午 丁未

下諭于體察副使張晩平安監司朴燁曰關西之民或戰死或陷沒或奔走於運粮專廢甚耕作云各別鎭定慰撫開諭勸耕○傳曰宮闕之役時無停役之命而黃海監司李德泂之伐材木不爲載運極爲不審察之○傳曰曉諭敎書中減膳撤樂避正殿等事博考議定啓下後以一款添入于敎書中○弘文館啓曰臣等取考前史則歷代帝王多以天災日蝕歲旱有減膳撤樂避正殿之擧而以兵敗之故減膳撤樂避殿等事則未有現出處矣○禮曹正郞權士恭牽于配所大論時立異竄于興海至是牽收議時立異庭請則隨參人以此短之

己未三月二十五日丁未

戊申

平安監司朴燁馳啓走回人咸從砲手張夫已等言以中營所屬隨元帥先行去虜城七八里有大川川邊有沙場圍住我軍留二日入奴城內外城以土石雜築高一丈許外城之內人家櫛比內城又設木柵高可三丈人居比外城甚多皆覆以瓦奴酋部立我軍擇其手掌柔滑及形體壯實者別置從事其餘分屬於農人散遣各處部落者副元帥從事官防禦使拘囚於城內胡人處使不得出入副元帥能為胡人之禮故胡人皆稱其將軍云

己未三月二十六日戊申

及第崔夢亮李時煥黃㴔吳竣李景仁李景憲

李景容金南重沈之源朴守弘安弘重裴弘祐

李紳遠韓克謙選薦藝文院

己未三月二十七日己酉、庚戌

禮曹啓曰古者雖未交鋒尚且減膳撤樂事儒臣雖未得考出日蝕歲旱從為此舉則況此數萬生靈肝腦塗地之日乎減膳撤樂避正殿等節目固可舉行以示聖上哀痛之意但此無前例請大臣收議定奪其日限施行左議政朴弘耉以為歷代帝王遇天災而亦有減膳撤樂避正殿之舉蓋乃變常致警之盛節也況今數萬生靈盡殲於鋒鏑則豈但一時或然之災而已哉古者師不功則素服郊次向師而哭其哀痛惻怛之意亦可想見今此減膳撤樂避正正殿節目依該曹所啓舉行宜當至於日限則此係意起之事未嘗有前例略倣停朝市之規故而長之或三日或七日而止以為無妨右議政趙挺以為師徒敗衄之慘不但天災之示警則減膳避殿以示哀痛懇惻之聖意允合事宜云答曰依議日限令禮官議定

己未三月二十八日庚戌 華云

大司諫鄭造啓曰諫官之設以言爲責隨事論列乃其職耳頃者臺諫以一國公共之議不能直啓引咎自劾其情戚矣頎何不忠之有而非徒不爲優容反降嚴旨自是以後臺臣喪氣舉朝含口無一人出言而格非實由畏戚豈云愛君以言爲諱非國之福君雖共戴義理晦塞逆魁未討亂賊無懲則內之可憂者不一而足國無新敗人心震驚降虜不羈訛言胥動則外之可慎者尤不可測主勢益孤國無所恃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如臣庸劣更有何爲況罪人李[illegible]江卽臣孽女壻也況已被罪之配而圍置之論又發於三司公論至嚴不可晏然行公以此避辭若請入啓而當該承旨堅拒不起不得已直請承傳色此前所未有之事也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司諫林健正言安璥曾啓曰伏見鄭造引避之辭有曰臺臣喪氣舉朝含口

等語其愛國之誠格非之言無以加矣臣等出仕有日
無一言及於論啓者雖出於衆聽之未孚而含口之失
臣等實難免焉請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
待物論〇左承旨俞大建啓曰伏見鄭造避嫌之啓有
曰若請入啓而當該承旨堅臥不起不得已直請承傳
色云 臣自廿五日重感風寒不能行步以待臺長緣臣老
病致此無前之事不勝惶恐伏地待罪傳曰勿待罪〇
獻納韓暇啓曰含口之失臣與同僚無異亦不可偃然仍
冒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己未三月二十九日辛亥 △壬子

備邊司啓曰五道體察使李慶全屢度退行近將發去節念檢察使沈愃去秋已為承命往審屬藩王師新敗繼有交代軍裝束之人令中外騷屑農務方殷此時重臣之行無益而有弊設有料理之事或遣從事官或以文移使宜檢飭恐為便當傳曰頃日自上氣不平故使之望後下去矣近來國事危急江都巡檢等事不可緩也初三四日間下去而江都諸事料理後着令下去南方巡檢措置○傳曰近日知製教等凡祭文不卽製進已為可駭而鄭道所製祭文昨〻夕始為製進昨日催下非一極為不當令後祭文使之前期製進且知製教兼春秋全不擇差令後十分精擇○正言金奏夏啓曰臣庸劣疲軟非慷慨抗直之人猥荷天恩竊銜言官供職數日尙無一言昨者同僚以臺臣喪氣犁朝啓曰駁名引避臣之所失尤與同僚無異不可晏然仍冒請

命遞作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〇大司憲執義掌
令朴外吉持平韓定國啓曰臣等出仕已久噤無一言所
失與司諫臣林健等少無所異自知不職何敢冒
諫院請命亟遞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己未三月三十日壬子 [illegible]

公洪監司李惺馳啓旱乾如此請香祝幣下送〇弘文館上劄曰頃日兩司引咎之辭出於愛君憂國之悃而空言無補嚴旨及下臺閣摧鼓諫之氣擧朝含欲言之口內憂外懼事多可論而雷霆是畏不敢出言則臣在諫長身任言責忠憤所激一言格非者深得言官規諫風采三司已發之論何嫌於新授之官患疾稽謝尤無可避之嫌崇飭未罷不得論啓者蓋因事勢之然有何含口之失以諫院避退之辭引而爲避則其不得變置勢所然也俱無可避之嫌請大司諫以下大司憲以下并命出仕答曰依啓鄭造則以其女壻李以江事出仕之日雖或引避至如他臺諫有何可避之事而雷同苟避不計煩擾此何益於國事乎極爲非矣

起

光海日記藁 四月朔

己未四月初一日 甲寅

傳曰兩宮石役極爲浩大而浮石役事日甚解弛云
令別檢督速令連續輸入○傳曰昭訓霙女單子京
外官吏緩慢不悛不爲督出曾已下教令過累年
尚不加捧漢城府色郎及五部官吏各道監司各
別推考使於五月內無遺督捧以入而外方則尤不爲
詳細通諭督出極爲不當着令該曹速爲行會檢
飭○營建都監啓曰上年材木磨鍊時水上水下并
一萬五百餘条或斫伐或貿易矣仁慶宮兩正門造成
各殿修粧且有月廊新造及慶德宮各所自今
春始役以已入材木數觀之則前頭所用太半不足極
爲渴悶且水上材木雖萬分嚴督而春旱至此江水極
淺有非人力所能曳下至於水下材木則所當及時來
納而亦爲過半不納着令敬差官閔機傍海檢督是
火工送且水邊各官不謹護送則難免臭載之患所經

水路各邑別定指路船無奚護送如有覆沒之变依
漕船敗例各其地方守令罷黜啓曰依啓○傳曰大內
妖變自昨〻日又為極熾勢難久御此变慶德宮大內
急速捡督畢役○傳曰聞下三道以抄軍事民心怨叛
至於入山造幕將拒朝廷命令云此事虗實雖未詳
知而其厭避抄軍之狀則必然矣十分譏察善為開諭鎮
定○傳曰昌城則唐人頻數往來云他道軍兵使之直入
江邉未妥目今江水盛長之時必無朝夕警急姑為入
送于寧邉江界等處觀勢進退如何若直送江邉則
其於 天朝再徵兵之時似無為辭矣

己未四月初二日乙卯

戶曹啓曰食貨者王政之所先蓄儲者生民之大命周官嚴九府之法王制重九年之積誠以權輕稱重約盈濟虛寔有國者之不可一日而不講者也古之欲富國者必盡山澤之利我國銀鑛處處有之而採之不博故有遺利雖有許採之令而愚下之民不知吹鍊之法且畏官司其利所以不敷也今宜募取匠役設施於京城便近如衿川等地官不取利使之自食其功俟其教習然後分遣四方產銀之處博採收稅則其利甚廣而國有所利矣且我國銅鐵雖非所產而倭奴所貢歲不下數萬斤國內民家亦或多藏銅器今宜設局鑄錢準定其價許令通用凡賜予之物貿易之價先以緡錢計給而賦稅徵納亦以緡錢嚴立私鑄之法以防奸細之徒廣布流行如泉無壅則穀帛專爲衣食之資而國不至於貧乏矣答曰依啓採銀事各別著實議處○傳曰任世立入奴

穴十日逃還我境奴中情形無不知之而呈我州府尹不為
詳盡問啓又不上送疎漏甚矣世立急急上送令後如有
逃還人則凡可問之事一一詳細問啓其中倘有可問人
則即為上送○備邊司啓曰今見禹銓績狀啓則譯官
李承先來告曰軍門大小之人互相私語曰朝鮮元帥既
已降賊韓參政亦言汝元帥不戰降賊其情叵測今聞
我國因繫投降將官家屬云然耶且于承恩遣其姪
子于昌誠訪察元帥家屬因繫以去云想必詳聞元帥
投降情狀未免致疑於我國故有此訪問之事也今此
常善官之來雖托名致慰而亦安知為此出來乎姜弘
立金景瑞以下將官家屬因繫先削職名事本司累
經陳啓而聖批以姑待的報為教弘立等投降情迹
狼籍於走回各人之招投降將官妻孥監守牢囚事
令方陳 奏而經略差官又為出來若於接見之時問
及此事則將何以答之即不可不先削職名因其家屬

以示按法之意以解華人之疑答曰先削其纖

胡玉縉來,據上述涵芬樓書,從千頃堂鈔本 [illegible]
岩穀尚從事,並為校定,各書錢氏所 [illegible] 至精審
濟此類失書一切謬誤,以 [illegible] 通于世,所存甚殷
之圖譜,既已送商,分陸續,不為甚多,鈔校稿
之屬,俟 [illegible] 成,即 [illegible] 匯,亦可以此說云云 先
生客今會商,並奉商,繳爾甚重,身體 [illegible]
[illegible] 國先生 [illegible],及前經手 [illegible] 先生書,當 [illegible] 延
張 [illegible] 從 [illegible] 書 [illegible] 書
書 [illegible] 堂 [illegible]
以上 [illegible] 書 [illegible]

己未四月初三日丙辰

王下哀痛敎曉諭中外曰閔予寡德纘守洪基志切愛民馭何能於朽索敎期敦俗治莫效於亂繩頃緣邦運之荐屯載值逆徒之繼起刑繁楚獄寃多玉石之俱焚律溢鄭書未免權衡之致錯投身魑魅埋久斷於賜環罔影槐棘念徒嶄於解網寒燐自生於含恨嚴霜幾隕於辨寃周宮之歲蒯未穫衛室之星主奚測牽非得已況知時詘而擧贏勞不洗休竟肢財殫以力竭惟彼外官邊將率多屠伯盜臣胠篋探囊慾難充於溪壑剝膚椎髓利罔棄於錙銖白屋空虛歎蒹葭之莫援蒼生流散羨萇楚之無知政以賄成宜晉邦之始亂甚因弊至固齊國之不支爲其父母者何心對此臣僚而常痛況乃西征之大役興紓東顧之深憂數萬生靈半任沙場之膏血八千精卒盡爲毳幕之俘因敍魄英魂偏有丑鄉之夢孤兒寡

婦邦堪望哭之悲專勑丁寧誠靡伸於敵愾遠泯
惟悴澤尚阻於施仁中夜彷徨念爾何辜而失業臨朝
歎息頗吾不樂乎為君陰沴氣蒸癘疫將近於八域陽
和節愆旱乾又甚於三農避殿齋居益篤省修之道撤
懸菲食倍深隱恤之情詢疵祛獘之斯勤宥罪釋冤
之可緩於戲布書河北需慰唐代之軍民聽詔山東庶
感漢時之父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〇經略差官常明
呂来〇傳曰差官入京後胡書出来事姑勿煩泄滿浦
出来胡人各別善待勿異於前日雖欲催還善為撫諭
〇政院啓曰姜弘立等通天之罪自有其律而只緣姑待
的報之教故 廟堂但請削職名因家累令者民實等
與姜胡持胡書来到則弘立輩所為更無所聞之事而
此乃只以先削其職為教臣等不勝悶痛焉請依前啓
啓辭並因家屬以明按法之意答曰自當酌處勿為
煩擾〇傳曰今日差官入来云凡可諱事一切勿出胡報

令接待所嚴禁雜人政院志常申飭禮房承旨入直
察任〇傳曰兩朝影幀郊外親祭則今月內行之後奉
安于江華事令禮官議定禮曹啓曰世祖影幀自開
城府由豊德至江華二息程京路則渡臨津又渡楊花
渡 太祖影幀自水原由安山富平通津等地至江華
五息程京路則渡漢江又渡楊花渡矣今若祗迎兩朝
影幀于郊外則甚於自上追遠報本之誠固無所憾而兩地
道路俱枉且遠極爲未安姑先奉移于江都待其還御
本殿時郊外祗送似合情禮敢啓傳曰依啓江華奉安
變先爲修理後奉移〇政院啓曰鄭益井等備局
郎以拿鞫入啓而即者渠單已到闕門外云請依備局
啓辭令禁府拿囚傳曰姑勿拿囚急急招入詳問賊情
啓姜弘立書狀爲先入之又啓曰姜弘立書狀則捧入矣
但此單非如逃軍之比自東院招入問啓似爲未妥請令備
邊司問啓傳曰既下傳教則所當舉行而已政院何必

頃落至此極為非矣迷為招問又啓曰鄭莊井等已為
單問令當出送任其所之乎何以為之傳曰姑為出送使
之明朝待命○楊經略揭帖逮賊逢天王師紛討貴
藩守維屏之義効同仇之舉徵發萬衆濟江而西忠
節昭於可揭日月方期一鼓蕩平不謂兩軍失利傷
存悼歿疚首痛心則皆不肖節制無方經略無術之
罪也已經自効席藁外恭念賢殿下不無宵旰之
慮謹馳一介御慰尊懷非敢負亦自念家之常在
封疆無忽防御之策○政院啓曰平壤前判官李東
龍御史既已罷黜移文封庫而安坐不動盡室官供
至於三朔極為無謂為先罷黜之意監司朴燁亦為
狀啓渠也前既被黜於御史今又見罷於監司則其居
官無狀據此可知仍任之教還下於罷黜四朔之後此乃
前所未有之事也今則東龍已為上來東就依狀啓罷
黜重奉命之臣黜陟之法傳曰此誠何時而為如是高

論年速令仍任俾盡其職○原州幼學元仁悅請納材

木一百四十條中椽二十箇王命除承下實職

己未四月初四日丁巳

大臣啓曰當此差官在京之日胡書適至其所率家丁皆在義州越境通解我國之語者也若久留城中不無漏洩之患差官亦欲速還今日大臣進見國忌前自上接見似爲宜當傳曰明日大臣往見過國忌後初八日接見○備邊司啓曰禹孜績上送胡書姑待李民寏等拿來後觀其供招及姜弘立所送書辭參商議處宜當敢啓答曰何必拿問後議處乎速爲先議以啓○傳曰上年進獻餘席一一書啓以爲前頭修理之用戶曹啓曰龍紋席三十九張滿花席一百六十八張黃花席二百十張彩花席一百二十四張滿花方席四十張在本曹矣答曰慶德宮修理時青龍紋席十餘張使之措備各様席子每一張入覽後還下

己未四月初五日戊戌

傳曰賊犯遼陽路梗不通則唐貿易雖欲爲之不可得也先將於鹽銀子四百兩擇定盡付千秋之行貿易彩色而來二百兩 聖節之行貿來可貿彩色并詳細書啓○傳曰賊若搶犯遼東則我國之憂因極定將堅守淺灘詳探賊勢賊鋒犯遼盡去船隻各別防守○傳曰今日大臣往見差官極陳我國兵敗軍粮軍兵蕩盡之意及我國軍兵自壬辰亂陣亡動人心不固以此深恐不能仰助天威矣今果往也此賊桀驁方張其鋒莫當歸告楊老爺亟發大兵分守東路持重第全觀勢進勦天下幸甚之意更加詳量懇諭于差官○傳曰胡書回答緊急迄今備局議啓領相處并問啓○左相以下備邊司堂上并命招致議右相則差官接宴後來詣獻議有故人使之在家獻議○備邊司啓曰胡書議處之事極爲

重大請於明日廣收廷議傳曰上年徵兵時亦為收議
論議果同國無所妨而深謀遠慮之人至於論罪今
尚不已將欲必殺乃已則雖有所懷孰肯直陳予不意
此胡書速變為當遲緩一日實非國家之福只大臣以
下本同堂上當日內急急獻議○備邊司啓曰鄭應井
等今已入來令禁府斯速拿囚雖有可問之事自有
推鞫之地而軍律至嚴國有常刑臣等不勝憤惋敢
此申禀傳曰此輩雖或投降軍兵甚可盡誅乎高論
談鋒何益於國事乎姑勿煩啓以待處置○傳曰政
院之職但當出納惟允 先朝舊規予嘗備諳政院
豈有每事防塞之弊乎鄭應井等入來則所當招問
賊情而已政院不宜徑先以拿囚煩啓如徼回不禀招入
以為未安則一番陳啓以達下情可矣至於屢啓煩援極
為不當政院事體與臺諫不同再三防塞不為奉行
上命予所未聞也自數年以來始有此無前之弊漸不可長

也〇傳曰張脱有計畫之人也胡書所答甚急遣宣
傳官下諭同來〇傳曰凡引見召對經筵時諸承旨輪
回入侍例也近日引見頻數而每以鄭逵柳彝翼入侍而
他承旨一切不入殊失事體極為未穩今後一依舊例
輪番入侍

單使來之當然來汝指揮回啓之諸以圖生還臣而降
賊天下之極悪有犯乎此則拘囚其妻孥按法處置者國
家之常刑況身既降虜捧持胡書揚揚乘傳直入都
門者乎將官家屬及加撫恤應廾之徒息偃在家此不
可使聞於　上國者也且為遊擊雖不傳給而逃死唐矣
之在中營者臣則還出任其屠戮則雖謂之傳給可也
大朝辨明之際徒言無益於解哉必有明白實事然
後可據而為之辭此臣等所以拘囚各人妻子及今等閒
應廾等來不避煩瀆瀆陳請者也傳曰今見啓辭
意則好矣予雖昏病不淑自初知之久矣卿等以此賊
為何如也其以我國無力有一毫可防之勢乎自上年咨
檄之來予所夏畫者非欲防徼兵之遂必先陳我國人心
本來不固軍兵素未教鍊一朝驅入無補於勝戰之用急
急數　奏於經略未出來之前則雖敗今日之敗猶上年之
奏已與相符豈非幸乎卿等不諒予意徒為防塞之陳

二百十五

奏事情有何悖理竟不行乎言乎予竊痛焉自上年
軍興之入送鄉等有若可以一鼓蕩平者於兵家之事
豈不惧哉古人不敢輕用者此也　天朝若陳兵耀武
嚴守華夏之境有如虎豹在山之勢賊雖猖獗必不敢
侮予矣不比之由輕進深入則必敗無疑予為是惧日夜
憂悶心恙尤劇若發狂疾之狀左右之人孰不知之今果
然矣謂之何哉伊賊用兵智計嘖嘖難抵當則前頭禍
患將不可測為今日我國之計君臣上下所當務祛雜
事一意征繕養兵選將收用人材寬紓民瘼慰悅人
心大開屯田造練器械城池瞭候無不整理於後庶
可有恃以保綏邊患矣不然而或為邊忽則大禍立至寧
不惕於乎至如弘立等事雖曰降賊何必治之若是其
急也弘立等不幸陷於賊中凡所見聞密書以啓有何
不可為如本司之啓則雖陷虜中不為書送其聞見可
乎嗟嗟廟堂訏謨老成之才則作逐猶盡使不得預

閑年少生疎之人多入於備局謀國不臧無足怪也益
彌串大之議勿爲小弛西羈縻方張之賊善爲彌縫乃今
日保國之長策而舍是同念每以弘立等妻孥因繫事
煩瀆不已予竊哂之未同處請之意予左右豈不知乎徐
爲善處圖非難也惟以先國家之急爲務可矣胡書
入來今已七日至今未決國事之至此無非天數尤可痛也
當初弘立之渡江也　王人以重[illegible]　天朝督發黽勉出師而
我國初非讎敵實無戰意密諭弘立遣人潛通于虜
穴故深河之役虜中先呼通事弘立應時投附至是
在拘囚中書狀啓往往繩以送備及結好緩禍之意而
鄭應井等既非逃來自胡中解送見者皆以爲奴酋
款和之計云○兩司合啓曰將者三軍之司命而邦國之
存亡係焉故古今天下之法莫嚴於軍律姜弘立金
景瑞等身爲元帥深入賊境既不與唐將力戰而死
反爲乞降屈膝賊庭人臣大義掃地盡矣至於安受

賊胡之虜偷多率奴酋之親率甘心臣欽等聞孰甚金祖
河一武夫必猶知義不惜死此外將士皆為祖河之罪人豈不
痛哉僅於此啓至盡職銜請為和好之言不一而足雖萬
萬誅戮豈盡塞其罪哉請姜弘立金景瑞家屬及妻
祖一升等並命拿囚明示不易之定律答曰高論談鋒
無益於國事姜弘立等論罪豈無甚時年少浮薄之論
姑停可矣○備邊司啓曰近聞南兵之防守江邊者數十
為群陸續出來兩湖之間道路相望云設使主將放還
則必是稟定於朝廷而為任意逃還則自有軍律所
當將其首倡者依軍法處置自今以後另加鈐束俾
不得任其出來而至為逃出之軍則一一點檢開錄啓聞之
意下諭為當傳曰依啓○又啓曰臣等伏見遼東都司
咨文歷叙 天兵戰敗我軍失利之由請得陣亡數目以
為具奏之地而末端一款專在於再徵勁兵之師今宜
答之以前日咨 奏中所云小邦精銳之卒盡殲於虜

中至於軍兵器械亦皆蕩然邊上一帶將無以守禦
之望 天兵之分守東路以為犄角之意令承文院措
辭以報而陣亡數目計開以送宜當 傳曰依啓○因備
局啓辭答曰彼擄陷入虜中者聞事狀自此非所詳知
不必強言備局又啓曰弘立投降事狀今無更為詳知
之事不但渠輩此啓及廷井等所言如此 天朝大小
衙門無不明知因此致疑於我國非細差官之來安知
不欲先探我國之意乎經略若見差官則必先問弘
立等投降曲折及我國處置如何矣臣等之意差官
發問之前自上不可不先慰 天兵損威之事次及弘立
等中營將士被擄投降之狀以示一國君臣痛惋掩
疾之意凡四路皆不諱○傳曰令此胡書以邊臣所答
書送則不當急急磨鍊以送而論議遲滯至今未決
此賊以兇猾之計何事不為揣度乎極為可惡今宜以
朴燁之書修答授河瑞國以送○傳曰從儀尹氏產

巳時　王接見常差官於仁政殿　王曰小邦蒙
天朝再造之恩以及今日不幸奴賊猖獗小邦悉索
敝賦精銳器械盡數殲沒自救不暇無以守禦切望
將此情由歸報楊大人差官曰來時只聞杜摠兵之
敗不詳聞劉摠兵及貴國軍兵之戰没今楊大人若聞
此報必　奏聞朝廷褒不奬之　王曰小邦人心本來不固壬
辰倭賊之來不及交鋒徑先崩潰姜弘立等所為不
勝痛心此小邦君臣千萬夢寐所未料之事也既不能
破賊小紓　聖天子東顧之憂又有此意外罔極之事小
邦君臣日夜慚痛菲食撤懸置身無地　朝廷与楊
大人豈能洞察乎欲再調老弱守禦遼上向軍兵單當
蕩失至此尤不知所為差官曰當歸報楊老爺奴酋
女婿胡忽里及第三子為貴國全摠兵陣人所殺向首
級雖不獲得其小銀甲已到於老爺衙門老爺以是甚
為喜悅矣　王曰此語今始聞知不勝喜幸差官曰陛
者貴國精銳盡亡於賊中老爺必不再徵且貴國人自陣
中出來經略衙門者四百餘人此後豈無續續出來者乎來
時見州縣人皆蒙白哭聲相聞是以知貴國兵卒折損
之多也　王曰亟出大兵分守東路以壯形勢賊若來犯小邦
則出送一枝兵力救前去陪臣李覺實係本國緊急事情
歸告楊大人速發火牌入送差官曰當依命　王曰此賊
不可輕舉歸告楊大人亟奏　天朝徵發大兵分守東路
屯兵峙糧以不戰屈人為計如李牧趙充國之事可也小邦
軍兵單弱〻此唯望歸扶於楊大人差官曰當盡達於楊老爺

室排設○傳曰當此國儲慮竭之日採銀一事不可不
着實議處也於川產銀處爲先急々試採○又曰廣
德宮瓦石不爲連續輸入其可速爲完畢乎抑爲寒心
悶々輸入○戶曹啓曰近來國綱解弛人不畏法至於賤
隷無賴之輩亦皆掠奪公家之物漕船上江之時則婢
細流溢之徒或稱上司差人或稱勢家奴子或持文字或
挾粉牌三四爲群突至江上結縛領船沙工托以某邑之
人員吾債幾許公然奪取其船之米車馬般運故一船
無面之數或至三百餘石終歸於再徵百姓國計之不支
民生之怨苦職此之由爲痛心令者海運判官書信
漕船畢運後上來京中漕運米太未入倉前係是判收
所句當令書信逐日出坐江上漕船到泊之處如有前項
作奸之人毋論上司下人一々捉付于捕盜部將使之囚繫
一邊狀于本曹傳曰依啓書信爲運判稅米七百石載
歸其家以此起當時謂米賊使之照盜其不可仍矣

百十

告下細也以

己未四月初九日壬戌

備邊司啓曰臣等竊見本司諸臣獻議其守經行權兩羈縻不絶之意大槩一様而唯大提學李爾瞻之議以不禀 天朝而与大邦雖私相約和爲人臣子寧有此理柳希奮之議亦以爲爾若深謝兇性歸順 天朝則兩國舊好式相永保今邊將措辭云此二臣之議有異自下不敢的從取禀睿裁傳曰今此胡書之答有何難斷之事而一日二日已過七八日而不決兇賊其曰國王未及聞知乎我國变事不敏類如此矣禮判獻議之意尺童所知予雖昏病豈不知之但此賊立國建元諭帖稱朕則兇獰已極其桀驁難當之狀亦可知也只令邊臣措辭善答實非約和之意此議以不可用矣兵判之議他語則好矣至如深謝歸順等語其意雖美非徒伊賊不爲聽從似不必提起此語也大臣及李尚毅金藎國崔瓘權

彰等之議亦好但只曰父母有命子不得不從云則必有
後日更举之事若曰息兵和好各守封疆云則乃前胡
王明臣良善於祖袞等事云但　中朝人聞之則未知
以爲如何予意今爲奴賊雖極桀驁爲能善爲祖袞
則足以弭禍而守國一如前胡不被兵禍矣顧予昏病何
以策應於其間乎往係國存亡安得不言胡書中助某
之說今不可提起而答之唯以朴燁之意答曰達州所
謂殺祖父之恨正如我國救倭兵之感達州之以怨報
怨我國之以恩報恩其義一也　天朝責德徵兵於我
屬國安敢有辭此則達州之所已知也戰敗將領善人
出送甚可喜也姜弘立等以下軍兵盡爲亡出送
則可見達州和好之意王京此去數十日程啓知往來
間善人久留不便故此先拔云云且今河瑞國跟同渙
送雖或入性又以己意破格厚待勿置江邊草家
而引入館舍握手開懷酌酒贈物期得其歡心可矣

昔郭子儀与回紇盟但曰大唐天子萬年回紇可汗
千年以為善辭意今亦依此以好言辭待之而已句
為日後善事之地而一邊具由 奏聞移咨經略
則 天朝亦諒我國以直不諱之意也兵事貴速此
差胡等另求朝廷所答則拒之亦難急送朴燁答
書吏觀其情似合機宜詳議善處 時以蘭英送
郑夜井等又遣差人致書稱以天命二年後金國
汗諭朝鮮國王枚數七宗惱恨歸怨 中朝因求助
已約以通和息兵胡差至渦浦越邊結草幕以處
天令過江入城款待贈物需使之至我境自此始矣
○傳曰目今銀子之用極為浩大有顧納者一依事目
論賞則累千兩之銀可以易得矣令該曹舉行○

己未四月初十日 癸亥

差官常明臣亟下○右議政趙挺啓曰臣承命到差官所館處差官曰俺之委來非但致慰于國王只欲詳知本國陣亡將官姓某戰亡幾許轉報天朝耳臣對曰我國陣亡將卒已爲開錄一本呈進矣得聞逃還人之言喬遊擊我敗之後來到中營結項懸于樹枝墜崖而死劉都督終始力戰竟死於沙場中其忠〻大節恐或泯滅如是言及矣差官曰此皆敗軍之將雖或致死何足取也臣又曰姜弘立等身爲元帥未免被擄一國臣民莫不痛惋差官曰天朝之將不能節制使朝鮮兵敗沒耳○營建都監啓曰以薪串別將朴大任措備正鐵七千五百斤以薪串鐵十五塊鐵光七十部大小釜四坐大鍋二十五坐綿布三百匹大米二百石荳二百石山炭二百石猫泥牛六首等來納此人差任下去僅六朔較諸金成玉所備之物其數

不減以請照例施賞傳旨加賞實錢除授此人勤幹
吏速下送措備〇傳旨匠人不大易自欽敬閱多有勞
苦付七品軍錢每等給祿

己未四月十一日甲子

備邊司啓曰今此胡書回答事既收群議仰稟睿裁伏承批下聖筭所及無非出於憂深慮遠之至有非臣等淺見所能窺也第其中數款實係重難不可不再瀆天聽也聖教有曰只令邊臣措辭善答實非約和之意邊臣所答即是朝廷之意早晚必掛於天下之耳目其所措語必須據理直說無有回互之辭然後可以無愧於聽聞而爲難究頃亦知事理之當然矣聖教有曰深謝歸順等語其意雖美伊賊必已動兵逼天自我深謝歸順等語文字太露諸稍加點化使不至於激彼之怒無妨聖教有曰父母有命子不得不從云則如有後日更帶之事我國事天朝如父母亦如奴賊之所知也今此從紀實同子從父命云爾則情義俱到出於秉彝後日之事非所宜以聖教有口達州所謂殺祖父之怨 二百二十七

正如我國於倭兵之感以怨報怨以恩報恩其義一也
臣等之意若曰以怨報怨是以奴賊之犯順為報怨當
然之常語意亦如此雖形諸文字也聖教有曰姜弘
立以下軍兵盡為一一出送則可見遠州和好之意奴賊尤
以弘立等為奇貨今若自我要送則彼必益肆操縱
之心不如姑置勿問也今宜以遵奉聖教兼採諸臣獻
議令承文院善為措辭急急下送于朴燁處使之
傳給宜若爾差胡況不能接義作絶則厚饋以送不
妨待夷之道河瑞國跟同入送之意并依上教下諭
于朴燁為當傳曰依啓大抵其可責以義理者在
我有可恃之勢則當依卿等之請或焚書作絶或
接理開諭無所不可矣顧我無一毫可恃之勢而徒
以高論談鋒欲折甚諂夭之勢危亡必矣何待智者
而知之乎以大明兵威尚且与四縱約和況恒我小邦乎
昔在壬辰倭寇之答一如今日之論故翌年即致大兵之禍

輒不遠向卿等遠欲以大義觸怒於虜不思之甚
也以怨報德云者非謂的當之言只舉胡書中所言
而攻破也有何所妨乎鄭雷卿井等出送為虜之言徵
及可矣弘立等雖姑置不論數千精卒盡陷於虜庭
則卿亦獨無惻隱之心而使之遂為薙髮之氓乎況以
鳥銃砲手等技傳習於胡中則其害將何如諸卿何不
念及於此乎且凡接待贈物豈可只令朴𤡬為之自此
詳細指授可矣此差胡入置乎滿浦館舍有何大妨也
盡善待以送可矣一邊送下論一邊令解事宣傳官一
時言送于朴𤡬處大槩今此胡書係國存亡諸卿不能
善為應變入來十餘日尚不處置至於旺日欲會還罷
夜深後議啓但使寡躬獨為憂惱國勢危亡不日可
申夜痛歎當日內某樣善變急急答送○備邊司啓
曰胡書曲折令將附奏于李覺之行急送宣傳官使
之留待于義州事李覺處下諭宜當答曰覺之

二百二十九

入往今亦晩矣豈可使之留待乎勿爲下諭○傳曰胡
書入來今幾月乎若以邊臣之意啓達則不出一二日速
啓可矣何乃如是故爲稽滯更加速議以處事言于
備邊司○有政以朴弘耉爲左議政李慶全左參
贊金藎國戶曹判書崔瓘刑曹判書李偉卿大司
諫柳忠立大司成蔡裕吉掌令李挺元弘文館應教
韓定國持平李後天持平林詠校理鄭道校理姜
緖副修撰□（緖闊陽緖仁弘門徒也）

己未四月十三日丙寅

傳曰國事不幸胡書尚未停當況奏聞乎 千秋使
之行以晦間發送又堂下武官伶俐人擇定稱以朴燁
軍官借河瑞國入送而措辭及可答之事一一指授
以送兼探賊情而來事令備邊司議定又胡書之
答一刻為急一二日內速令製來進又胡書答辭中以
張曉劉意并添入製進○以胡書傳曰自西邊至
王京數十日程設此先報云云則胡書出來今已十餘日
虜賊必不信之矣河瑞國中路得病趑趄不得達邊司
所在處云則可矣備邊司回啓伏承聖教極為允當
河瑞國得病趑趄不得達邊司所在處之意開諭差
胡事急先下諭于朴燁宜當當時斟酌一以見戳河
瑞國得病之言無異於掩耳偷鐘而備局又以聖教
允當回啓施措如此欲不亡得乎○備邊司啓曰臣等
雖極庸愚豈敢好為高論自速其危亡之禍哉今此

此細也清

答書所係極重，苟有一毫回互之言，則 天朝聞之，其
將謂何？臣等雖不敢形諸文字，而隱然有大可懼大可
憂者，實有甚於兇賊凌逼之禍也。雖欲權宜處置，而
上有 天朝，其勢不得自由，況伊賊方與 天朝構釁，
至欲使我同恨，胡書之來，先不得舉義斥絕，其所答
辭不可不據理直說，使不駭於天下之耳，不激其犬羊之
怒也。我國之二百年來至誠事大之意，伊賊之所知，必無
[illegible]此惹釁之端也。且以怨報德之語，胡書中雖有此意，
而其於 中國聽聞，有所不安，不如刪之。念我軍兵
數千陷在虜中，臣等非不欲仰體 聖上惻隱之心，而
彼既挾為奇貨，我若求之，則彼必益發難從之請，
不如姑置勿問，以觀其所爲，而只使河瑞國將此一款
善爲說辭，而陳期於發還，而又令滿浦僉使金完
款待差胡，仍言軍兵出送之事，而爲不妨傳回。依啓。
此事反覆陳論，而卿等不爲覺悟，有若蚌鷸之勢

是誠大變矣當務以邊臣之名勿為提舉他事只以
予傳教之辭答送則必不拂　天朝又不挑釁然而不
即善變一日二日一如辛卯年答倭書契之事嗟嗟
按理以答喜則好矣但犬羊何可責以義理只從危
亡之禍矣以頃日紀事之舉言之經略疎脫無傑有
何見戲天下事可知況我國大敗之餘乎今姑善辭彌
縫以答事書而緩禍間教鍊軍兵收用賢才浚卷
民力修繕器械則可以守國而禦敵矣況此答書乃
邊臣所為助其因根之說皆不可提起只依下教、
意善措以答報恐之語切不可去令承文院好措辭
教祖父之根枝倭無之處鄭庭井出送甚盡之言及大
臣所議豈無講好之言並一一詳悉添入整進可矣、
昔唐使縱入李靖說破之　天朝諸責經略咨文
予自當之卿等勿疑善措以答雖婉曲其辭善撥
義直作則犬羊之必不下可知雖或以下教之意答之

豈有憂懼之事乎諸卿不思之甚矣予言不再從
以善處毋貽江都之辱宗社幸甚胡書之答頃欲
直斥貽禍國家而若胡其有擾置城內結舍于難江
邊胡般亦爲善待○備邊司回啓傳教回啓曰姜弘立
等久陷賊中想必詳知賊情而至於下諭則非但事
體未安或不無被拘於奴賊之理今河瑞國密言於弘
立等彼中大小事情隨所聞見詳細書送于出來之人
宜當傳曰依啓金貴榮黃連盛等陷于倭賊時不爲
下諭乎詳考先朝實錄以啓且不可以瑞國之言傳
之自本司詳細書送可問之辭而其書辭啓下後書
給

乙未四月十四日甲子 丁卯

備邊司啓曰鐵原民人等呈狀于本司極陳梁文站沿革之契臣等按此各處本縣豐田之驛係是北關初程大小公差往來如織而自前設立梁文一站於鐵原抱川之間以便交替自豐田距梁文四十八里自梁文距抱川又是三十餘里頃日永平府移設抱川地而革廢梁文之後鐵原夫馬每每便行於八十里之地其間難保之狀不一而足誠為可矜前項梁文站依前設設宜當敢啓 傳曰下諭于本道監司詳問以啓○營建都監請用訓鍊都監之米在江華者九千餘石王從之○備邊司啓曰江華保障不為則已為則必先儲備本府一斗之米寧容取來但營建之役亦不可停則姑以現在之穀及延上納未來之米催促支放 王曰啓建方急姑先取五千石用之○傳曰今此胡書答送無期此乃天禍我國也答書外面所書之辭及踏印與否一一

議定此答非如國書只以示道遵守之意爲辭則不如多言以傳敎事意及大臣兵判李尙毅金藎國張晩崔瓘權盼之議善爲加減述爲此答送○傳曰鍾樓述爲重建而金鍾即令改懸兵曹啓曰目今京外材料俱竭鍾樓重建事勢不易姑依前規以鍾閣改造使之懸鍾何如傳曰允

乙未四月十五日戊辰

備邊司啓曰今此胡書奏聞兇陳本國見辱奴酋之事狀則末端措辭當以本國創殘之餘兇不得折其凶威君臣上下焦思益竭之意痛憤添入且見體察副使張曉狀啓有奴酋外城留置軍兵中兩班盡為屠殺之語此一款添入於奏聞中以明本國士卒多被殺戮之意以合機宜何如啓

己未四月十六日己巳

備邊司啓曰常聞以道遼六鎭胡人贈給文書稱遼州衛馬法云所謂馬法似指福裨而言也今當略倣此例只封外面右邊書朝鮮國平安道觀察使書左邊書建州衛部下馬法開拆裏面則書朝鮮國平安道觀察使朴燁奉書于建州衛馬法足下云云而末端大年號及只封後面年號並踏平安監司印信無妨敢啓傳曰依啓○傳曰我國無政有名無實前頭自強之策莫急於參兵敎鍊頃日引見時兵判所啓兵曹分判專委訓習之事若能著實給之必有其效張晩箚中亦陳此事令備邊司十分詳議速為舉行○傳曰營建都監鐵石材木今無願納者乎更加詳細知悉捧用事言于本都監

己未四月十七日庚午

以回回青貿来事傳曰此彩色令下累年無意貿来矣李弘虬盡心貿来極為可嘉叅酌施賞○傳曰予雖不淑稍辨菽麥豈不知授義作絶乎誠以我國無一毫可恃之勢不得已暫示予意而本司不體予意高談大言以從因極之禍予竊痛焉此胡書之答依予所言勿為提起他事泛略善答而以王京甚遠差人久留非便藉敕先報云則不拂於天朝不挑其虜怒事理順便國家亦安而不幸論議有異一翻衆盡四答無期此賊兇獰豈不知我國事情乎諸卿不思甚矣今此回答太晚伊賊生怒与否不係於書辞而犬羊何足責以義理李再榮所製不決不可用矣以朴希賢所製用之而但其中必有後悔改以非好事也復懷好音之語若大海箪見之則必生暴怒此四字雖删去不妨

昨見張曉書此則萬胡欲速先歸之患起釁端
必矣卿等不從予言竟致難變之處後悔何及速
依予言一一改送武臣亦極擇定送〇有旨以李士
慶為承旨申試為獻納

己未四月十八日辛未

義禁府啓曰收用人材以慰羣情實是今日之急務前者伏承罪人議啓之命臣等與三司長官取考禁府罪案參究情犯可原者分類書啓矣至如勳舊大臣雖或被罪於一時而廢錮明時歲月旣久尤爲可惜今此別單書啓之人特賜睿覽亟霈曠蕩之恩則凡在觀瞻孰不歡欣鼓舞且逆情不參被論待罪之類不在罪籍之中雖不敍一樣議啓而其所情犯或不無輕重之分並快賜睿斷不勝幸甚 答曰知道 李元翼南以恭李貴趙希逸田闢李翼等自上已知此外罪人某年以某事被罪之由一一懸錄以啓且此書啓罪人多至累百自大臣至禁府堂上三司長官各陳所見

己未四月十九日壬申 壬申

傳曰奏文中後金汗寶以後金皇帝陳奏未知何如今備邊司詳察以奏回啓胡書中印跡令解篆人申汝櫂及蒙學通事翻解則篆様番字俱是後金天命皇帝七箇字故奏文中亦具此意矣今承聖教更爲商量則不必如是翻解從其以不可解見之意删改宜當敢啓傳曰允○傳曰以張晩書狀見之則兇賊之搶犯遼陽必矣遼薊孤危則義州有何所恃乎自上傳教非止一再鄭遵告急前後相望而本司唯循因仍脱有警急誰執其咎下去砲手一百名先送于義州待變而此外軍兵輸入添兵繼餉之策各別急急議處李與立亦令速爲馳往義州待變○傳曰凡事機頃刻變換當初款今邊臣速答胡書者雖不爲明言向實款許其未動兵而聞厲騎已犯遼界云此言果然前與奉機

不同今若解動其然則恐移疾於我若胡之來爲
日已久處有以覘我是可畏也當日內急急議定○
傳曰卿忠信解事今例以此人入送奴穴如何人人備嘗
同急急議定○營建都監啓曰前日慎得義下去
時自上特下內藏綿布十同使之換材以來 聖上之
不欲專役民力之意至矣都監爲奉 聖意酌定
材木之數比於私相買賣減半磨鍊材木則一匹三
條椽桂則三匹二條可謂極廉且輕矣今見春川府
所送材木則體小屈曲不合於私家之造成春川府
使洪思斅莫念國家大役慢忽至此郎廳慎得義
亦不省檢殊無委遣之意俱屬駭愕洪思斅慎
得義並從重推考今後所送之木極擇殿堂可
用者使之刻期上送 傳曰依啓

己未四月二十日癸酉

備邊司啓曰義州防備之事臣等安敢闕念頃見張晩狀啓京砲手一百名已送于李與立處而與立亦令進駐義州矣粮餉則海西所運之穀過半卸下于本府者至萬餘石且本府元穀比他邑最優米太皮穀通共六七萬石雖數萬之衆可支半年之食此外添兵之事張晩想必商量防禦緊歇粮餉多寡推移分派不失機宜耳請以此意下諭于張晩萬分用意申飭答曰依啓李與立急急馳入義州事下諭而張晩則往義州防備諸事一一料理分付後往審江邊事亦爲下諭〇都承旨韓纘男啓曰標信及御寶僞造者其設心兇奸與逆賊無異不可一刻而緩治也臣伏見頃日左邊捕盗廳啓辭大盧文點所引方致得御寶僞造之賊也因繫累月因本廳啓辭未下之故至今不爲訊問則紀綱解弛也

獄間惡跡必有逃越之患請並下啓辭按律定罪

答曰啓辭當下令該曹堅囚嚴鞫按律定罪

己未四月二十日甲戌

李士慶啓曰河瑞國已為下去胡書回答及體察副使平安監司有旨以何人賫送乎傳曰宣傳官下送○京城大火燒千餘家人死者甚衆政院啓曰今日自魚物前行廊火起延燒鐘閣所懸金鐘墜落人定罷漏不得擊之云傳曰知道急急發軍撲滅又啓曰外變軍士趍不得指點今訓鍊都監軍士添補撲滅何如傳曰允西宮南別宮軍器寺等變答別救火○王命宣傳官一員出送西宮墻外草家盡為撤毁又傳曰亦旨一員出去西宮軍器寺墻外草家撤毀達夜嚴守注書一員兵曹郎廳一員都摠府郎廳一員開門明火譏察都監大將捕盜大將命招嚴密譏察是時久旱之餘狂風連吹是日未時大火猝發風勢轉盛屋瓦飛擊火焰隨起初發于中部俄頃之間已及南別宮前閭城奔波士女雜

亂　王瑆有秉時謀亂者戒嚴如此是歲城中大火
三發皆以心星直否之日識者以為天火云云備邊司
回傳教回啓曰奴穴入往武官稱以朴燁軍官則其服
色不過笠飾戰袍決不可過為華盛認為位高之
人也禮貌則奴酋相接與否亦不可知設或相接安有堂
堂我國之人而拜於犬豕之理乎且介胄之士不拜似當
一揖而已答曰依啓○備邊司啓曰今此胡書回答乃
朴燁之貽書于馬法者所謂馬法即是褊裨之稱則
非直答于奴酋者也末端去推勉之三字而添入此意
轉告韋甚六字然後朴燁之不為直答奴酋之意從
此可以明知矣且永享天休一句似為未妥改以永荷天
庥為當且書中兩建州字俱改以貴國無妨啟此
付標以啓答曰知道○答胡書曰洪惟兩國境土
相接共惟帝臣同事　天朝者二百年于茲未嘗有
一毫嫌怨之意矣不圖近者貴國與　天朝構釁兵

速禍結以致生民塗炭四郊多壘豈但隣國之不
幸其在貴國亦非好事也　天朝之於我國猶父之
於子也父之有命子敢不從爭大義所在固不得不於
而隣好之情亦豈無之鄰庭井為先出送数款之
義亦可見於此也來書有曰以我心初來若犯大國
皇帝之意者天豈不照察此心是以保有世業
而永享天休者豈不美哉自今以後借之大道則
天朝寵綏之典不日誕降兩國各守封疆相修舊
好實是兩國之福此意轉告幸甚胡書之到已踰
二十日上下相持至是始為發送猶以為朝廷未及聞
知令朴燁答書○分都摠府啓曰大風之中火勢漸
近為逼宮墻則何以為之答曰依中使所言為之急
急撲滅分所政院啓曰火勢已至南別宮後火烈風
猛勢難撲滅西宮至近之地極為悶迫墻外多有草
家恐有延及之患則何以為之答曰墻外草家盡毀

此下仍ヒハシ

各別嚴守○傳曰慶運宮墻外新設捕盜大將多率軍士各別堅守譏察宮城外處處衛譏察亦嚴密爲之

己未四月二十二日乙亥
營建都監啓曰見在米七千石及江華庭上來米
五千石通計則爲一萬二千石矣以一朔支放四千石爲
准可繼三朔之用兩湖之米如得上來則亦可支數朔
之用矣綿布見在四百餘同可支五六朔之用忠訓衛
收布時方催督該曹亦有未及移送之布可支七月
八月則無一疋矣當此軍興民散更値大旱天怒於
上民怨於下臣等罔知所措無以仰塞聖意傳曰大內
有妖變使君上不可仍在水火之中此役勢雖停止但
不遠所當預爲料理湊合以完垂成之役卿等勿變
命監董勿以天怒民怨等語爲防塞之計○傳曰今
日國事言之於悒數萬生靈盡沒於賊中城中累百
家燒盡一日之內哀我赤子何以爲生此雖由於有司
不卽撲滅之罪無非予不淑所致痛心疾首無以爲
心昨日失火人等一並書啓凡在役一切蠲除○觀

象監啓曰明光殿禳謝讀經吉日以今四月二十六日己
爲啓下監處經師元數鮮少而知術業者絶無讀經
之際額數不足訓鍊都監射手朱光厚讀書堂書
吏李己生善誦經文使之依例隨參傳曰允○傳曰
鄭忠信渡江日及入往奴穴日詳細擇吉以送

己未四月二十三日丙子
傳曰奸人之生其類大也無窮況今日人心極惡安知
有奸細人乘風暗投火立而觀變竊咲者乎今捕
盜廳漢城府詳細物色以啓○撰集廳啓曰請
進文書錢書揭出進排推案當爲印出而未及啓
下故侍講院所藏續武定寶鑑先爲印出而元秩
四冊中一冊未具武定寶鑑則元無所儲廣覓不得
以此停役間弘文館所藏武定寶鑑及續武定寶
鑑全秩 先王朝入內未下云還下印出似當且進排
推案速爲啓下然後可以連續印出故此弃稟柳進
推案已爲正書一本以進膺頁 啓下後當爲印出
意敢啓 傳曰依啓 請進兵並印則不可先印戊申逆
書吏爲察啓武定寶鑑急令寫字官一件謄出以鑄
字印出而本冊則還入事察爲○兵曹鑄造都監啓
曰都監事目切東西班正職六品以上者納銅鐵二百斤

陛堂上未啓下矣今者軍功主簿邊應南司果柳禮
龍等各納銅鐵二百斤依本目施行如傳曰允○傳
曰今此城中火災二百年所無之大變也雖曰風勢猛烈
若早發軍兵一時撲滅則豈至於終夕盡燒乎政院
兵曹極爲非矣禁火司不戢之罪不足責也我國事之
如此解弛緩慢極爲痛心君上見遭此變何可諉於
有司之罪而不爲修省乎減膳撤樂避正殿等事此
以旱災擧行則吏亦可爲之事乎此外可行之事令禮
官詳細議定

己未四月二十四日丁亚

司憲府啓曰今此孽胡凌虐 天朝且渝我國欲使背父母而從豕狄天下之羞痛孰甚於此勲庶重臣抗義陳章大浸稽天而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誠萬古不易之確論也朝議不一雖未見決施之效而舉世之不為左袵大義之昭揭萬古何莫非此劄之先倡也日者合啓之論僅得一達而壓於嚴旨未竟遽止言官風采掃地盡矣胡書之荅已失莫及竊聞之以解事伶俐人入送虜穴瞻聆所及必謂之專价通信將何辭以荅 天朝以示後世乎請下備邊司勿為入送荅回條當措落時李爾瞻自知得罪朝野要竊美名且欲以通虜之罪歸之備局之不協於己者假為正言上劄訐直而其黨與又從以贊揚褒美至於此極何異於頌莽之徒乎○傳曰經略被重論云 聖旨何以批下下諭于義州府尹使之詳探馳啓○營建都監

啓曰晝員李得義荷葉二十八斤石雌黃八
斤領納欲於 千秋使行次赴京故已為准捧 千秋
聖節使等送如何傳曰依啓○營建都監啓曰行同德
壽順格前後所納正鐵八百斤本目內東西班三品五
百斤六品資窮七百斤陞堂上而堂上官以上不在本目
中堂上之官非如徽官之比至受嘉善重加者安定
限則將至於資憲崇品而未已官爵之濫觴未必不
由於此今後請申明本目堂上以上如有募納者則或除授
實職或授他賞而以家基題賞之人亦以此規一體施
行傳曰知道當為量定壽順格守令陞授遞拜海
南縣監順格自獻之賤孽子也深悖且累居官貪虐
時稱屠伯○傳曰近來營建之事因甚解弛提調以
下全不仕進何能畢役乎今後提調以下待門早仕終
日監董郎廳監役官之晩仕或不仕者一一汰去都廳
亦有不仕晩仕者並為罷職各別振作速完○以沈諱

為舍人李廷元為府教　廷元槐山人其母甚賤　宣
祖末年仲杖仁弘因緣宦運切附會爾瞻無異奴
隸遂得驟踐清華而賦性麁暴以陷人為能
交通金尚宮官至吏曹參議京外無賴之徒翕
然附之得通仕路士族之嗜利無恥者至認為親
族士夫羞之　李廷元大[illegible]

己未四月二十五日戊寅
撰集廳啓曰以諸逆言之則汝立夢鶴肆永慶直
哉悌男沂筠葉樞案當次第摘出而汝立文書亂
後闕失今方購聚中外尚未成秩夢鶴直哉文書
已爲出草未及正書肆與永慶文書皆正書校正擬
男沂文書因國家多事尚未畢役筠逆則待其獄
事完了當爲修正以此肆與永慶文書先爲入啓
當以汝立文書先印而未購聚之前夢鶴肆永慶
直哉等文書次第開印與當夢鶴文書令將正書
入啓武定寶鑑及續武定寶鑑還下事已爲蒙
允必須速下然後不廢工役矣以鑄字印出事則續
武定寶鑑三冊一百八件已以木字印出不可異同仍用木
字無妨敎啓傳曰依啓〇傳曰鐘樓造作於舊基
兵曹堂上郎廳各一員中使會同詳問于性智以啓
性智即嶺南僧人薄曉風水魚緣宮寺占相而宮基

址与其徒入処新宮別堂傲睨朝士連起大從朝
野憤嫉至癸亥反正後誅之○謝恩千秋上副使李
弘胄金壽賢啓曰一自表師之後 天朝各衙門致疑於
我國者不一其端凡咨 奏中措語不可不詳慎而臣等
賫去胡書 奏文中只載胡書邊臣所答之辭則略
而不錄 中朝衙門為問答書則未知何以為應雖以
邊臣所答措辭以應而究非國書不無起疑之患而
萬一更有徵問說話則酬答之語不可不預講以去
且兩帥投降 天朝究已洞知各衙門為或詰問則只
當明白答應以絕其疑詐陳奏使齎去 奏聞中
雖以名雖被劫即因投降為辭臣等之行則後於
陳 奏幾至兩月其間走回人供稱比前尤詳 天朝
之致疑探問者必多應答之辭所當從實此三件事
請令廟堂指授俾免臨時顛錯之患何如 傳曰依啓

己未四月二十六日 己卯

備邊司啓曰金庭河妻尹氏呈狀于本司曰夫五月二十七日欲招魂虛葬于故山而造墓軍及役粮無路辦出極爲悶迫云庭河力戰沙場多殪賊於死不旋踵名聲聞於天下而褒贈之典至今未擧殊失顯忠勵節之意今者其妻欲以矢復之魂歸葬於故山其情誠可惻也造墓軍及役粮祭需量宜題給以示恤典傳曰依啓此人何至今不爲贈職乎後以判書追贈錄用其子孫別爲賜祭以慰忠義之靈

己未四月二十七日庚辰

營建都監啓曰全羅監司李昌後別措助工木五十同使其軍官押領適到於布物乏盡之際爲補用傳曰依啓前後各道監司上送米布一一書啓○營建都監啓曰臣等雖無狀受命監董豈不欲速爲完了兩宮役事浩大米布用度尾閭既徵民結再收品布至於助工名目遍及八方上自監兵水使下至守令僉萬戶察訪權管亦皆再捧此則無非出於民力者也前此數年不至迅斂民猶有餘力故僅得支過以至今日不幸師旅方興旱災太甚臣等區區之意姑停一宮之役專意合力於後費可省功易訖矣故縷縷陳啓傳曰啓意知矣但兩宮之役都提調以下不爲嚴飭撙節以至今日之竭盡是誰之咎乎一日可完之役申遲延久於十年曳石鍊木之事莫不如此則雖停仁慶宮之役慶德宮萬無畢

役之理必也本都監都提調以下盡心監董一如
成廟朝昌慶宮之繕修 先朝廟闕重建之時於役
一宮庶幾可完矣○傳曰旱災至此左右相祈雨於
宗廟社稷

己未四月二十八日辛巳

吏曹參判柳希發啓曰今月二十四日臣在政廳有人來傳相臣簡書開見則乃請梁廷澄做官事也大臣薦人古來常事臣雖不識其爲人即首擬於禁火司別坐至於受點其後聞之則非出於相臣事是中間僞造云極爲痛惋僞造大臣之書詐贖官職自有其律而臣昏不能致察臣之罪亦大矣不勝惶恐伏地待罪傳曰勿待罪○兵器都監啓曰春初大砲及環刀甲冑造成之時所用炭無以繼辦送崔渾于楊根等處略給烟軍使之埋炭上送崔渾所埋之炭多至四千二百餘石而炭色極大倍於常用炭石盡力國事之人似當不別樣褒賞惶恐敢啓傳曰加資○傳曰我國之於

天朝有同內服凡有所懷陳奏無隱小無所妨矣況此係干天下安危之事乎此賊累勝強盛桀驁難當只雖以 天朝兵力難必其一鼓蕩滅矣予意亟發大兵分

守要害明慎烽燧大開屯田來犯則遏之遁去則勿追

十分堅守如虎豹在山之勢然後可以萬全此實出於

事大之至誠其用舍在於　中朝陳　奏事情允合情

禮令大提學製進　奏文又胡書　奏文不可不擇日

發送初三日不吉云初十日前有吉日則差退發送

己未四月二十九日 壬午

傳曰胡書出來以何日爲辭若以初來日直啓之
似是當差官在館之日也未審何以爲之十分詳
議處之 ○備邊司啓曰伏見平安監司朴燁狀啓
則鄭忠信病勢極重勢難入送體察副使及本
道監司幕下許參軍官之中豈無備諳虜情
今例有計畫者乎請速令張晩朴燁相議停當
極擇可遣之人星火入送宜當 傳曰此時孰肎入
往虜穴乎鄭忠信若有重病何以下往關西乎仍
令調理入往 ○備邊司啓曰前後空邑之變皆由
於守宰之無狀安居樂土之民頓忘鄉邑安有流
散之心乎關西人心淳愚不比兩湖則成川空邑之變
尤可駭也然而首倡之人則不可不摘發重治成川
府官屬首倡潰散者令本道跟尋推覈 傳曰
流啓目前雖有剝民之守令豈有一境盡空之理

(B)
732.55
4724
[v.16]
no.49
0205235

乎此邑之民本來避役予所知之首倡人不可不懲當
以懲後人十分詳察摘發懲勵 ○ 左議政朴弘耉
右議政趙挺啓曰臣等伏聞五月初二日新闕親臨
事命下矣近日 聖候尚欠平和久在調攝之中今
春旱甚肆虐春夏不雨田禾爲災閭閻生嗟之歎
軫 聖念遂避正殿克勤寅畏之念累下哀痛之旨
於當警懼之日親事新闕大非其時況於亢陽之
天恐傷玉體輦路所過餘塵條目不安可鳴和鑾
陳鼓吹也伏願 聖明勿以臣等之言爲不足聽而亟收
成命答曰凡災變時君不辟之政今年災禍至於此
極深用是憂惕因知所爲甚違變有周覽議定奉有
此不得已之行豈豈耽於逸豫之擧乎況不任鼓吹尤在
所妨但如是來啓前觀勢退行

昭和六年九月十　日印刷
昭和六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6]
no.49